

年迈的地球？所言差矣！

詹姆斯·宁休斯(James I. Nienhuis) 着

郭俊迈(Chun-Mai Michael Kuo) 译

创世记真相协会
美国德州，休斯敦

2003

目录

(亟需严加驳斥的论点)

前言

- 第一章 恐龙约于六千五百万年前绝迹
- 第二章 恐龙化石的年龄达数千万年
- 第三章 沉积岩是经数亿年逐渐沈积而成
- 第四章 造山运动约始于六千五百万年前
- 第五章 挪亚大洪水只是个神话
- 第六章 煤矿及石油矿层具有数亿年的历史
- 第七章 岩石放射检定证实岩石的年龄达数亿年
- 第八章 动物经数亿年可进化为其它种类的动物
- 第九章 地壳的移动极为缓慢且需时数亿年
- 第十章 大峡谷的形成需时数亿年
- 第十一章 冰河时期约始于二十万年前并于一万年前终止
- 第十二章 根据碳十四检定，冰河时期的长毛象约于一万年前绝种
- 第十三章 猴子约于三百万年前进化成为人类
- 第十四章 人类「种族」的进化与动物「物种」的进化无异
- 第十五章 挪亚方舟无法容纳数以百万计的动物「物种」
- 第十六章 石器时代约始于一百万年前，铜器与铁器时代则瞠乎其後
- 第十七章 宇宙「大爆炸」始于百亿年前
- 第十八章 六千五百万年前恐龙绝迹是由于火山爆发及 / 或陨石撞击地球所致
- 第十九章 地球年龄达数十亿年而人类出现亦有数百万年
- 第二十章 世界历史远较「神话的」圣经历史为早
- 第二十一章 创世记必定是神话因为它是摩西在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左右所着
- 第二十二章 古中国文明与中东文明各自独立发展
- 第二十三章 旧约圣经并无神迹般地预言弥赛亚的来临
- 第二十四章 耶稣只是位智者及贤人
- 第二十五章 圣经现已无预测未来的能力

后记

附注

致谢

前言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受教于地球年老论(old earth)以及达尔文进化论这类鲜少科学根据的理论，进而蔑视圣经历史。大自然与人类学中的诸多观察以及圣经所记载的地球历史，实与主流的科学思想背道而驰。本书中，我将逐章列举主流科学家的许多论点，并一一予以驳斥。阅读本书时，烦请您保持中立并将焦点置于事实之上。

第一章 恐龙约于六千五百万年前绝迹

如果你接受这项前提，历史上就应无任何人类与恐龙接触的记载。但若在晚近有人类与「恐龙」互动的记录，其正确性便请你自行评断。

「恐龙」一词始于公元一八四一年。当时英国的科学家理查·欧文爵士(Sir Richard Owen)正在进行一项有关大型爬虫类化石的研究，他认为这些化石应属于生物学上一种新的目(order)，并将它们命名为恐龙(意为可怕的蜥蜴)。综观历史，这些「可怕的蜥蜴」与人类时有接触，其中的多次接触便是发生在欧文爵士自己的大不列颠群岛上。

根据英王史(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Kings)的记载，我们得知摩费德斯王(King Morvidus，约于公元前三三〇年)是被一只巨型的爬虫类怪兽所吞噬。英王史是由一种业已失传的古威尔斯语所撰，并由杰弗瑞(Geoffrey of Monmouth)翻译为英文。史中记载该怪兽「吞食摩费德斯的身体就如同大鱼吞食小鱼一般」。这只怪兽被称为别瓦(belua)¹。

英国的另一份史料记载，公元一四〇五年在苏弗克郡(Suffolk)的布里斯镇(Buries)出现了一只怪兽：

「近日来在布里斯镇郊外，靠近苏布瑞镇(Sudbury)的地区，出现了一只恐龙，造成当地极大的损失。该恐龙身躯庞大，头呈冠状，牙齿如锯，尾部极长。在咬死了一名牧羊人之后，吞食了许多绵羊」。由于它的皮肤十分坚韧，当地的弓箭手在经过多次的尝试之后仍无法使之毙命：…「为了除掉这只野兽，附近的居民全数出动。当恐龙发现自己再次受到弓箭的袭击之后，便逃到附近的一个沼泽区并藏身在长草之间，自此之后便不见踪影」。²

公元一七九三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英国的政府官员完全不知道会飞的爬虫类早在数千万年前便已绝种：

「去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许多民众目睹…几只恐龙，从北方迅速的向东方飞去，他们依此断言…恶劣的天候即将到来，事后证实他们的预测是正确的」。³

大不列颠的传说及文献中充满了各类有关巨型爬虫类动物的记载。数以百计的目击事件让「尼斯湖水怪」(Loch Ness Monster)的新闻轰动一时；但是发生在摩拉湖(Loch Morar)的四十余次目击，以及罗蒙湖(Loch Lomond)，欧湖(Loch Awe)，以及雷诺克湖(Loch Rannoch)等等的事件并未造成轰动。⁴ 英国境内一百个以上的城镇在其历史文献中提到恐龙；然而，这些恐龙不是在六千五百万年前就已经绝种了吗？

两千年前的史学家及旅行家阿波罗尼伍斯(Apollonius of Tyana)曾提到「…印度全境，包括沼泽及高山，布满了巨型的恐龙」。⁵ 他指出，沼泽恐龙长约三十腕尺(大约六十英尺)，行动缓慢，肤色黝黑，鳞片较山区恐龙为少。山区恐龙则呈金黄色，身躯极长，行动快如流水，是大象的杀手。⁶

罗马历史学家老普里尼(Pliny the Elder)也指出, 在印度, 大象与恐龙是宿敌。恐龙能从树上一跃而下, 攻击从树下经过的大象, 撕咬大象的鼻子, 眼睛, 并盘绕勒住大象。大象则以摩擦树身的方式, 尽力甩掉恐龙, 然而恐龙窒息性的盘绕及其毒液很快的便能置大象于死地, 不过大象倒下的身躯有时也会压死恐龙。此外, 恐龙也能藏匿于水坑中伏击大象, 之后二者以相同的方式搏斗。⁷

马可波罗从亚洲游历归来之后指出, 亚洲有许多家庭豢养恐龙, 并让它们在特别的场合或庆典中担任拖拉皇家战车或礼车的工作; 此外, 恐龙身体的各部份也常被拿来当做药材。⁸ 更有趣的是, 中国的十二生肖当中有十一种是日常所见的动物(鼠, 牛, 虎, 兔,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猪)。然而其中的一种却是龙。为什么中国人要把一个「神话的」龙和一般的动物并列在一起?

公元前四百年,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写道, 毒蛇翱翔于阿拉伯的天空。⁹ (这种有翅膀的蛇, 当地人称之为「Kongamoto」, 至今仍飞翔在非洲南部的天空。¹⁰)

美国苏族印地安人(the Sioux Indians)的传说中提到一只翼展二十英尺的生物曾遭闪电击中而坠落, 苏族人并为之绘制了图像; 这可能就是美国印地安人流传数百年, 声名狼藉的「雷鸟」。¹¹

根据「墓志铭」时报报导, 公元一八九〇年, 两名亚历桑那州的牛仔合力杀死了一只会飞的大型爬虫类。¹² 该生物的头部类似鳄鱼并长达八英尺, 口中则布满了利齿。两名牛仔将生物的翅膀末端(翅膀上有一层类似蝙蝠但极为坚韧的薄膜)割下带回作为战利品。

法国的尼洛克镇(Nerluc)则是为了纪念屠龙而重新命名。据称被杀的恐龙体积大过一只公牛, 且有长而尖的角。¹³

古欧洲著名的科学著作「古生物」(Historia Animalium)指出, 恐龙并未在公元一千五百年左右绝迹; 它们只是数量锐减且体积变小而已。¹⁴

圣经约伯记第四十章第十五节(约于公元前两千年)详细的描述了Behemoth这种动物。这种动物栖息于沼泽地带, 体积极为庞大及笨重, 且有条「如香柏树」般的尾巴。进化论者认为这种动物应该是大象或是河马; 但有条如同香柏树的尾巴? 我对这种说法并不认同。

美国西南部安那撒齐印地安人(the Anasazi Indians)的壁画显示出人类曾与恐龙并存于世。¹⁵ 壁画上一层极厚的「沙漠漆皮」(desert varnish)证明壁画是数百年前的作品。沙漠漆皮是由花粉及沙尘经风吹之后在石头表面上缓慢累积而成; 安那撒齐壁画的漆皮极厚, 由此可知壁画必定是数百年前的作品。¹⁶ 这些艺术品应非赝品, 也非欧洲新移民的恶作剧(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做这种事), 而是早期原住民的真实画作, 显示人类与恐龙曾共同生活于世。

南美洲印加(Inca)帝国的许多墓石上亦绘有外形类似三角龙(triceratops), 翼手龙(pterosaurs), 及暴龙(tyrannosaurus rexes)等生物与人类共存的图画。¹⁷

公元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新几内亚帕普亚(Papua, New Guinea)的「独立报」报导, 包布亚(Boboia)附近的居民发现了一只正在泅水的巨型蜥蜴。报导中也指出, 发现蜥蜴的隔一天, 几乎是在同一地点, 一位牧师及教会长老也看见了这只蜥蜴。据悉, 这只蜥蜴「有个长脖子及细长的尾巴, 身体与垃圾车一般长且几乎有两公尺宽」。它用后脚站立行走, 后脚「与椰子树的树干一样粗」, 前脚则较为

细小。头的形状与牛头相似，大眼睛，且有「与手指一般长的尖锐牙齿」。皮肤近似鳄鱼皮，且背上有一排勺状的突起物」。¹⁸

罗马史学家狄奥（Dio，亦名卡西伍斯Cassius）曾写道，正当瑞古鲁斯（Regulus，公元前三世纪的一位罗马执政官）与迦太基（北非）作战之时，一只恐龙突然出现并栖身在罗马军队基地的墙后。瑞古鲁斯下令将恐龙杀死，剥皮之后将皮送至罗马参议院。参议院命人测量恐龙的长度，结果竟然长达一百二十英尺，此外恐龙的高度几乎与其长度相当。¹⁹

难道这数以千计见到巨型爬虫类的人都是在作梦或是产生了幻觉？我想这不太可能。压倒性的证据显示恐龙并未在六千五百万年前绝种。漠视如此众多的恐龙目击事件及其详尽的报导，就如同鸵鸟将头埋入沙中一般。

第二章 恐龙化石的年龄达数千万年

既然自有历史以来恐龙便与人类共存，我们便需质疑恐龙化石是否真如某些人所言，拥有长达六千五百万至一亿五千万年的历史。化石的形成首先是因许多已死或濒死的生物受到水底泥沙的覆盖。之后，水逐渐的从这些沉积泥层中退去，泥层干燥硬化之后成为岩石，生物便被包裹在岩石之中。

如果这些生物真的是在数千万年前死亡并成为化石，化石中便不可能找到任何有机的物质，因为这些物质应该早在数千万年前就已消失或矿物化(mineralized)。但请你睁大眼睛瞧瞧，化石已被发现含有残余的有机物质，因此化石的年龄并非数千万年，而是数千年。我们不应为此感到惊讶，因为恐龙早与人类的历史紧密的相连。

吉哈德·穆瑟(Gerhard Muzer)指出，研究人员在恐龙的骨头中发现了有机骨原蛋白(organic osteocalcin)。¹ 假设恐龙的骨头已有数千万年，这种骨蛋白应该早就消失或在充满矿物质的水，泥沙，及岩石中变为石头(矿物化)。

研究人员在蒙古挖出了一只正在孵育二十二个蛋的母恐龙化石。² 当发现恐龙蛋中仍残存蛋白质时，着实令人大吃一惊，因为蛋白质的化学性并不稳定。³

此外，当蒙大拿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根暴龙的骨头中发现红血球时，他们所受到的震撼真是难以言喻。这些服膺地球年老论及进化论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六种不同的实验，为要证明所发现的并不是红血球。⁴ 但是实验的结果并不如他们所愿，因而造成主流地球科学家间的恐慌；然而正如预期，实验的结果并未成为头条新闻，其它各项有关有机物质的消息亦是如此。

科学家在加拿大的亚伯达省(Alberta, Canada)发现了许多被包裹在铁矿矿节(nodules)中的恐龙骨头。「这些矿节使水无法侵入到这些骨头当中，因此从各方面而言，这些骨头与现代的骨头无异」。⁵

几十年来，人们不断的在阿拉斯加北部发现许多骨头，由于这些骨头看起来相当新也并非化石，因此一直被认为是水牛的骨头。然而当科学家对这些骨头进行分析研究之后，他们确认这些骨头是鸭嘴龙(duck-billed dinosaurs)的骨头。⁶ 这些新鲜且未矿物化的恐龙骨头全然否定了它们有数千万年龄的说法。

绝大部份已被挖出的恐龙骨头均含有其最原始的骨质⁷，若这些骨头已被埋藏在地下几千万年，所有的骨质应早已腐烂净尽或矿物化。本章所列举的有机物质实例，以及前章中数以百计与「恐龙」遭遇的文献及报导，否定了恐龙在六千五百万年前绝种的假设。随着我们在以下篇幅当中对各类证据所做的深入探讨，这些矛盾与冲突将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第三章 沉积岩是经数亿年逐渐沉积而成

地球年老论者（指所有接受「地球已有数十亿年历史」假设的人）想要我们相信，在过往的几亿年当中海洋有许多次的大起伏，并且在每一次的起伏之后均在各大陆留下了沉积层。每当海洋入侵陆地，新的沉积便落在前一次的沉积之上，由于前一次的沉积已有数亿年，沉积层早已成为干地且其坚如石。此外，这些沉积物会逐渐的覆盖落于海底的生物。当海水退去，沉积层开始硬化，生物便成为化石。

然而这项理论有个问题。地层质或地质年代柱(geologic column)的沉积层范围极广，往往涵盖了不同的州，国家，有时甚至是整个地表；当某些沉积层没有覆盖整个地表时，这些沉积层会渐次融入其它类型的沉积岩层中，由此可证明这些沉积层是同时，或在很短的时间内依次沉淀于覆盖整个地表的水底。¹（之后，造山运动开始，详细内容请参阅第四章。）

但如果沉积岩层真的是由海水的起伏涨落所造成，这些沉积层所涵盖的范围将只限于河口的三角洲，且面积仅达五十平方英哩（三角洲的平均面积）。这是因为今日绝大部分的沉积是出现在河流的出口处，也就是河口的三角洲。

地球年老论者的解释是：虽然海水入侵陆地，河流仍会将沉积物冲入海中，不过沉积的位置会退向内陆。之后，当海平面下降，一个三角洲大小的沉积层便会留在陆地上，并硬化成为岩石。然而事实上，地层质所涵盖的区域非常大（不同的州，国家，甚至整个地表），因此海平面起落的说法实在无法令人信服。很明显的，能覆盖整个地表的海底沉积层必定是由全球性的大洪水所造成。

另一项有关沉积岩层快速沉淀的左证是化石树（或多层树，polystratic trees）。这些树在岩层中以直立的方式变为化石，并贯穿不同的沉积岩层。²因此，若按照地球年老论者的说法，这些树应该是在水底或海底生长并挺立了几亿年，方能让不同的沉积层在它们的周围缓慢形成。然而，在水坝淹没区中的树木均在百年之中腐烂倾倒。如此一来，我们还能相信树木是以直立的方式站立数亿年，让不同沉积岩层缓慢的在它们周围堆积，并使它们成为化石的说法吗？这种说法实在很难加以合理化。

化石多层树的高度多半不超过二十英尺，且其根底部与顶部均被强大的力量所拉断。这些树被拔起之后随着洪水漂流，由于根部的重量，树身逐渐以直立的方式下沉。一旦树木以直立的方式着地，沉淀物便迅速的在它们周围堆积，不让它们有机会腐烂，分解，及倾倒。惟有灾难性的大洪水以及急速的沉淀，才能产生巨大的能量及沉淀物将树木以如此的方式掩埋。

数亿年缓慢沉淀理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为了让海水能够淹过陆地，陆地地壳势必下沉，亦或海底地壳必须上升。陆地及海底的地壳均位于地函(mantle)之上。地函是位于地壳与地心之间，一个具有高压的半融化岩浆地带。

陆地地壳的密度较低，因此浮出的位置较海底地壳为高；如此一来，为了让陆地下沉，组成陆地地壳的各种矿物势必增加其密度。相对上，为了让海底地壳上升，海底地壳的组成物质也必须违反地球化学的定律，神秘地降低这些矿物的密度，使海底地壳能够高于陆地地壳。可想而知，没有任何地质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密度上的转变。

地球年老论者想要我们相信，动物在死后的许多年间缓慢地被海底的沉淀物所覆盖。当海水退去，沉淀物及生物开始变干并硬化成为石头。然而这中间有个问题：当动物在水中死去，腐食性生物会吃它，细菌也会吃它，在短短的几周之内，这只动物的残骸便所剩无几，甚或全部消失。但根据地球年老论者的说法，死去的生物在数百年间缓慢地被沉淀物所覆盖，之后并留在海底数亿年，直等到下一波的海水消退。这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生物在几个月之内便会被分解及吞吃净尽。

沉淀物很明显的是以极快的速度将生物掩埋，之后水很快的退去，使沉淀物能在短时间内硬化，让生物没有机会腐化或是被吃掉。挪亚(Noah)时代的大洪水的确有此规模及能力在短时间内制造出化石，详细的内容及解释请参阅第九章。（译注：圣经人物之译名，如挪亚，以中文和合本圣经为主，其余人名则以音译。）

在各大陆的沉积岩层中埋有数以亿计的蛤蜊。奇怪的是，这些蛤蜊化石的外壳是紧闭着的。蛤蜊在死后的两个小时之内，外壳便会打开。因此沉淀物必须是以极快的速度将蛤蜊掩埋，才不会让它们有时间将外壳打开。³ 这些死蛤蜊是绝对不可能在许多年之间，缓慢地被沉淀物所覆盖。

世界各地的沉积岩层中都能发现大型的化石坟场。⁴ 里面的动物在一灾难性的沉积事件中相互堆栈甚至绞成一团。如前所述，沉淀物及生物是以极快的速度干燥硬化。因此，从各种不同生态环境而来的不同动植物全数被堆积在这些化石坟场中。这些坟场强有力地证明曾有巨大的水流将这些动植物卷走，并让它们埋葬在同一沉积岩层中。

公元一九七六年，加州罗帕克(Lompoc)地区的矿工在采矿时发现一具八十英尺长的须鲸骸骨化石；这只鲸鱼是用它的尾部垂直「站立」在沉积岩层之中。⁵ 鲸鱼化石贯穿了据称需要数亿年时间才能形成的不同沉积岩层。我们可以假设当这只鲸鱼死的时候，它用它的尾巴在海底站了几亿年，让沉积物可以在它周围堆积，但这种假设合理吗？

在俄罗斯，约有三百只四足动物（两英尺长的爬虫类）在「两亿六千万年前」的黏土及沙岩岩层中被发现。这些四足动物是以尾部朝下头颈朝上的垂直姿势被掩埋。⁶ 掩埋这些动物的沉积岩层据说是以每年几公厘的速度累积；因此这些动物是用它们的尾巴站立了几千年，才能让沉积物在它们身旁堆积。但事实绝非如此，它们必是受到急速的掩埋，才能产生这种直立的状态。

以下惊人的事实是另一项对地球年老论者的一大打击：依照目前陆地受到侵蚀的速度，陆地在一千五百万年之内便会降至海平面的位置。⁷ 但他们说化石与陆地岩层的年龄最高可达五亿年。因此（很不客气地说），他们五亿年高龄的岩石早在四亿八千五百万年前就被侵蚀殆尽了。

如果海洋在数亿年间起起落落，并在每次消退时留下了沉积层，我们应该能在沉积层中发现海水消退时所留下的侵蚀痕迹如峡谷，河道等。当下一海水上涨时，新的沉积层应会填入这些峡谷或河道中。但是我们无法在地质层中找到这类含有新沉积层的侵蚀地形。⁸ 我们所见到的，是岩层堆栈如薄煎饼(pancakes)一般，表示它们是在一次的大洪水中快速连续的堆积而成。

请记住，这些堆栈如薄煎饼般的岩层涵盖了不同的州，国家，甚至是整个地表，并且当岩层没有覆盖整个地表时，它们便渐次地融入其它类型的岩层。生物在尚未腐化前便迅速地被埋入层层沉积物中并变为化石。多层化石树垂直贯穿了号

称需要数亿年才能形成的不同岩层，而事实上这些岩层应该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堆积而成。以上所有的证据均指向一个毁灭性的大洪水，这个大洪水覆盖了整个地表，留下了无数的沉积层，更掩埋了数以亿计的生物，这个洪水就是：挪亚的大洪水。

第四章 造山运动约始于六千五百万年前

地球年老论者相信山脉大约是在六千五百万年前从地表隆起，与恐龙突然绝迹的时间相当接近。我们已知恐龙化石的年龄为数千年（请参阅第二章）；因此，逻辑上，山脉隆起应该是紧跟在生物被埋入沉积层之后发生，只是数千年前的事。

世界上许多山脉内的沉积岩层均含有种类繁多的化石。山脉内的沉积岩层多半有扭曲变形的现象，这现象是来自于区域性的横向压力；亦即沉积岩层受到了挤压及折皱。（这种挤压与折皱时常伴随着从地函向上涌出的火成岩岩浆，将山脉推向更高的高度，详情请参阅第九章。）

如果山脉是在六千五百万年前向上隆起（极小规模的山脉上升仍偶有发生，但这些残存的上升力并非来自远古），山脉中沉积岩层的年代必定较六千五百万年为久。一般认为沉积岩层的年龄为一亿至五亿年，而山脉内部沉积岩层的年龄也多半相若。若我们以六千五百万年为时间基点，一个三亿年的沉积层应该早在两亿三千五百万年之内就变为石头（经由海洋的涨落）；随后造山运动便从这个时间基点展开。

当地壳挤压与折皱开始之时，沉积层应早已成为岩石，因此扭曲的岩层应该会产生放射张裂隙(radial tension cracks)。拿一片薄石片，用力一折，会产生什么结果？它会断裂开来。同理，当沉积岩层受挤压时也应该会产生裂痕。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却找不到任何有张裂隙的沉积岩层。¹

对于扭曲折皱的沉积岩层中找不到张裂隙的现象，我们有何看法及结论？既然没有张裂隙，沉积岩层在受挤压之时应非坚硬的岩石。由此也可证明沉积岩层在受挤压的当时仍旧潮湿松软。并且所有的沉积岩层在挤压折皱发生之时都是潮湿松软的。因此，它们必定是由一次大洪水所造成，并在硬化成为石头之前受压扭曲。²大洪水再一次完美地诠释了所观察到的地质现象。

请再次记得，以目前陆地受到侵蚀的速度，陆地在一千五百万年之内便会降至海平面的高度。因此，任何一千五百万年或更老的陆地岩石应早被侵蚀殆尽。

（如果陆地在一千五百万年之内会被侵蚀至海平面，一千五百万年或更早以前在海平面以上的岩石，应早已落在海平面以下。）然而，地球年老论者仍坚持绝大部分陆地沉积岩的年龄达亿年以上。很明显的，根据陆地侵蚀率，地球岩石的年龄至少被高估达三十至四十倍（三十乘以一千五百万年等于四亿五千万年—沉积岩被认定的年龄）。

山脉应该是地表最先受到侵蚀的部份，因为其地形陡峭并受到严酷气候的侵袭，但它们竟内含上亿年的岩石。由于山地所受到的侵蚀最早，接着才是平地，所以在这一千五百万年之内，山地应早已消失无踪。³

然而，山脉中的岩石竟在号称生物进化萌芽的五亿年前便已包含了的蜗牛，蛤蜊，珊瑚及昆虫等的化石。（请参阅第八章对数亿年进化观点的反驳。）地球年老论者坚称沉积岩是早期生物进化史的明证，然而事实上，这些岩石至少已经消失了几十次以上。

格陵兰的土著民族对此一世界性的大洪水有深刻的了解，他们指出海洋生物的化石之所以会出现在高山的岩石中便是由于这一次的洪水（细节请参阅第九章）。这个古老的民族实在比现代大部份的科学家更为高明。他们明白，能够让海

洋生物葬身在高山上的沉积岩当中，这些生物所遇见的必定是一个世界性的洪水灾难；而这些沉积岩层则是洪水退至海洋深处之后所遗留下来的。

此外，山脉中扭曲折皱的沉积岩层也无张裂隙，证明所有的沉积层在大洪水结束后的造山过程中仍旧潮湿及松软。紧接着由于沉积物沉淀及山脉上升，海洋盆地下沉，洪水流入了这些较深的海洋盆地中，陆地便相形变厚（细节请参阅第九章）。

火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山。它们的成因是由于海底板块向下潜入大陆板块底部，在熔入地函并成为岩浆之后向上穿透陆地地壳，将火山物质向上渗出或喷出至地表。地震与这种地壳运动有密切的关系。

目前世界上大约有五万个「死」火山，它们的外型与活火山有些不同。一般皆认为死火山约形成于六千五百万年前，亦即地壳挤压碰撞，将沉积岩层推挤成山的同时（但没有任何张裂隙）！但请记住，所有「六千五百万年前的山脉」早该在山脉形成后的一千五百万年之内便被侵蚀得无影无踪。活火山及地震仅是大洪水及其后数年大规模火山活动（即前述的地壳板块运动）的残余物。

海沟是由海底地壳向下弯曲所形成，如同陆地山脉是由陆地地壳向上弯曲所形成。海底板块相互碰撞并向下推挤，形成了极深的海沟（最深可达六英里）；同样的，大陆板块相互碰撞将沉积岩层向上推挤，形成最高高达五英里的山脉（详细内容请参阅第九章）。

由于侵蚀作用，松软的沉积物会逐渐的在海中累积，其中绝大部份是位于河口处。海洋在八千万年之内应该会被沉积物所填满（海洋的容积大约是海平面以上陆地容积的五倍）。然而海沟里却只有少许的沉积物，这实在令人感到相当惊讶，因为海沟是海洋的最深处，许多海沟也相当靠近河口的三角洲，所以应该是沉积物最先沉淀的地方；由此可见，这些海沟的年龄相当轻，因为其底部只有少许的沉积物。这些海沟形成的时间与造山运动同时，亦即形成于大洪水及地壳板块运动期间（请参阅第九章）。

依地球年老论者之见，六千五百万年前发生了相当多的事，不是吗？恐龙绝迹，山脉隆起，数以千计的火山爆发，海沟向下推挤弯曲，全都在同一时间发生。然而证据显示，除了恐龙完全绝迹一事之外（请参阅第一章），其它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同一时间发生，只不过不是在六千五百万年前，而是在短短的数千年前。

第五章 挪亚大洪水只是个神话

地球上布满了数以百计的部落族群。他们皆有从祖先而来代代相传的口述历史及传说故事。这些部落之间有个相当类似的传说，我们以新几内亚的这个传说为例：

「这世上曾发生过一次大洪水，覆盖了整个大地并消灭了世上所有的人，惟一的幸存者比亚米人(Biami)的祖先。这些祖先们爬上了戈比亚树(Gobia Tree)，他们将树皮编成绳子并制成袋子。他们也将耕种用的农具，所有的动物，他们的狗，猪，以及所有生活的必需品带到树上。随着洪水上涨，他们便爬到树的更高处。他们在树上相当安全，因为每逢洪水上涨，树也跟着长高。当洪水退去之后，这些人便从树上下来。此时大地非常的泥泞，但最后他们成功地种植了作物，他们的动物也开始繁殖。他们离开树向外地移居，并开始在各地生儿育女。这些从树上下来的人是撒摩斯人(the Samos)，库布斯人(the Kubos)，戈比西斯人(the Gobasis)，以及伊多若人(the Etoro)的祖先」。¹

研究显示，超过两百七十个部落或民族支持大洪水曾淹没整个世界的说法。² 以下是加拿大格陵兰部落的传说：

这个世界曾经历过一次彻底的倾覆。许多人变成了燃烧的灵魂，所有的人都遭灭顶，只有一人存活。之后，这个幸存者用他的杖重击地面，一个女人便跳了出来，两人就在世上生儿育女。在高山上发现海洋生物的化石就是洪水的明证」。³

(在高山上发现海洋生物化石一事将在第九章做详细的讨论。)

部落与部落之间对于洪水事件的细节或有出入，但很明显的，传下这个故事的祖先对于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必有相当的认识。古亚述人对于这个洪水的了解如下：

「由安利尔(Enlil)所领导的诸神同意将这人口过剩的世界做一次大清扫，然而伍特纳皮世丁(Utnapishtim)在梦中受到伊艾神(Ea)的警告。他便与一些工匠在一周之内建造了一艘大船(面积一英亩，高七层)。随后，他将家人，工匠，及『所有生物的种子』运到了船上。大水从深渊中涌出，并下了六日的暴雨。甚至连诸神也对洪水的猛烈感到惊惶。当见到世上所有的人都遭毁灭，诸神相当的后悔并为此而哭泣。万物皆被大水所掩盖，惟有尼瑟山(Nisur)的山顶露出了水面，船遂停靠在山顶之上。七天后，伍特纳皮世丁放出一只鸽子，由于没有发现任何着地之处，鸽子便回到船上。他又放出一只麻雀，麻雀也返回，之后，他放出一只乌鸦，乌鸦一去不返。他因此知道大水已渐退，人们可以出来了。于是伍特纳皮世丁便向诸神献祭」。⁴

没有任何一种传说能像大洪水一般流传在世界各个部落及民族。非洲的皮格米族（the Pygmies，中非），其库鲁族（the Kikuyu，肯亚），尤鲁巴族（the Yoruba，奈及利亚西南部），孟底哥族（象牙海岸），夸亚族（the Kwaya，维多利亚湖），以及其它许多的部落或民族皆有大洪水的祖传故事。⁵

北美洲的爱斯基摩人，因纽特族（the InnuIt，阿拉斯加），亚基玛族（the Yakima，华盛顿州），其帕瓦族（the Chippewa，大湖区），恰克塔族（the Choctaw，美国东南部），及其它许多的部落也有世代相传的大洪水传说。⁶

亚洲的坎查岱族（the Kamchadale，西伯利亚），巴那族（the Bahnar，交趾支那或越南南部），清巴族（the Chingpa，缅甸），安达玛族（the Andaman，孟加拉湾），及其它许多的民族皆有一灾难性洪水事件的口传历史。⁷

在欧洲，古代的希腊，德国，凯尔特(Celtics)，维京，威尔斯，及其它许多民族均有洪水的传言。⁸

中南美洲的亚奎族（the Yaqui，墨西哥北部），那华族（the Nahua，墨西哥中部），马雅族（the Maya，瓜地马拉），依普瑞那族（the Ipurina，亚马逊河上游），科罗亚多族（the Coroado，巴西南部），及其它许多部落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传有一普世性的水洪水。⁹

在太平洋诸岛及澳洲，卡巴底族（the Kabadi，新几内亚），毛瑞族（the Maori，纽西兰），曼加亚族（the Mangaia，库克群岛），古买地族（the Gumaidj，澳洲北部），波里尼西亚夏威夷人（the Polynesian Hawaiians），及其它许多民族均知有大洪水一事。¹⁰

中东的琐罗亚斯德人（the Zoroastrians，伊朗），埃及人，古巴比伦人（伊拉克），古希泰人（土耳其），希伯来人（以色列），及其它许多民族皆有历史性灾难洪水的记录。¹¹

所有有关此一普世性大洪水的记载当中，以希伯来人圣经（创世记第六，七，八章）的叙述最为出名：上帝不喜悦人类，便降大水毁灭所有不在挪亚方舟上的人类。洪水在世一百五十天，随后慢慢退去。方舟最后停在亚拉腊山上（the Mountains of Ararat，土耳其东部）。停妥之后，挪亚放出一只鸽子，鸽子叼回了一个橄榄枝子。一周后他又将鸽子放出，但鸽子一去不返，挪亚因此知道是离开方舟的时候了。

墨西哥的米却肯族(the Michoacan)也有个类似的洪水传说：

「当洪水开始上涨之时，一个名叫泰斯比(Tezpi)的人带了他的妻子儿女以及许多不同的种子和动物上了一艘大船。洪水退去之后，他放了一只秃鹰出去，秃鹰发现了很多尸体可以吃就不再回来。其它的鸟类也都一去不回。最后，他放了一只蜂鸟出去，蜂鸟在口中衔了一根绿色的大树枝回来」。¹²

若认定圣经中大洪水的故事是个神话，便是指称这些部落及民族的祖先为说谎者。在此，主流科学家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地球上不同的族群，在无任何好处或利益的情况下，实无抄袭其它民族传统的必要，然而它们却都有大地遭到洪水

毁灭的传说；当然了，如果这些部落及民族是在讲述一件真实的历史事件，则另当别论。由此可见，大部份的人对这个大洪水的所知仍然相当有限。

第六章 煤矿及石油矿层具有数亿年的历史

在洪水所形成的沉积层中含有丰富的煤矿矿层以及石油与天然气的矿囊。它们是由大量的有机物质（植物及动物）经沉积层的重重覆盖及重压，之后又受热所造成。

如果石油及天然气的矿囊是在数亿年前形成，矿囊中的气压应早已宣泄一空，因为天然气会向上穿透这些半渗透或半透气性的岩层。事实上，所有的天然气应该会在十万年之内穿透岩层并窜入大气之中。¹再者，当探勘的钻油杆进入石油及天然气的矿囊中时（据称已有数亿年高龄），巨大的气压会从钻油孔中向上冲，形成一个「自喷油井」。沉积岩层中含有高压的天然气，显示这个沉积层的年龄应少于十万年。

试想一个据称已有数亿年之久，并位于地底一万英尺的石油及天然气油田。高压的天然气日复一日，逐渐的向上穿透沉积岩层（假设可以在地表测量逸出的天然气）。如果天然气向上穿透的速率是每年一英吋，它会在十万年之内穿出地面；如果速率是每年0.003英吋，它会在三亿年内窜入大气层。一年一英吋是合理的估算；0.003英吋则否，因为黏性较高的物质（水及石油），渗透岩层的速度远超过每年0.003英吋。（例如，在长时期大量降雨之后，地下水位会迅速上涨。）

沉积岩层中的煤矿矿脉绵延极广，面积往往高达数千平方英哩。地球年老论者认为，煤矿是植物在数亿年中缓慢的在沼泽区中腐烂，之后因海水上涨，受到新沉积层的覆盖而形成。你曾听过一个沼泽，长数千英哩宽数千英哩，但却只有几码深的淤泥？（例如地跨俄克拉荷马州，密苏里州，伊利诺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及宾州的煤床？²）依照地球年老论者的假设，这就是许多沼泽地应有的面积，且惟有如此才能形成地球上这许多大范围的煤床。

地球年老论者认为煤矿必须经过数亿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因为岩层中的大量有机物质需要数亿年的时间在古代的沼泽中生长并腐败。然而，地球上煤床的有机物质含量约为植物成长一百二十八年的总合，换句话说，这只是现今植物总量的三倍而已。³因此，累积数亿年的植物残体量，必会超过植物在煤层中总累积量的数亿倍。

构成煤炭的植物种类多半不是生长在沼泽地带，而是来自山地雨林类型的环境。⁴这些植物显然是在一次洪水灾难中被巨流冲走，并堆积成许多范围极广的草席或草垫。这个洪水亦将树木连根拔起，并严重的侵蚀陆地，最后将大量的沉积物迅速的覆盖在植物上。

根据地球年老论，绝大部份的煤床是在两亿五千万年前形成。然而一位地球年轻论(young earth)的地质学家，在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将一段澳洲⁵煤床中的木头送交一间碳十四鉴定实验室。碳十四鉴定的报告指出木头的年龄为三万年。

（即使是这样的数字，也已是过份高估。我们将于第十二章讨论碳十四鉴定法产生夸张估算的原因。）但这怎么可能呢？木头中仍有足够的放射性碳十四能显示其年龄为三万年；但根据主流地质学家及进化论者的说法，这段木头应该沉淀在比其年龄（依照碳十四鉴定的结果）更早一万倍的沼泽之中。很明显的，这段木炭是在不

久前的一次巨大洪水中形成，这洪水也是为世界各古老部落民族所熟知的天灾巨变（请参阅第五章）。

地球年老论者宣称，碳十四检测产生错误是因为木头受到了污染，但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极低。⁶因为大部份样本中的碳十四含量均高于污染考虑误差值的五倍以上。

如果煤床真的是由沼泽中的植物所形成，煤床底部应该有植物的根及土壤做为沼泽植物生长的证据。但我们无法找到这样的证据。煤矿是位于干净的沉积岩层之上，没有任何根及土壤的迹象。⁷这再一次证明植物残体必定是被洪流及泥沙从别处带到沉淀的所在。

煤层中常能发现许多来自不同地区的巨大树干，这些树干也是被洪水所冲断，并从各处被带到煤层的位置。这些树干的根部均被拉断，足以证明它们并未在沉积的地点成长。⁸其中的许多树干亦成为第三章中所提到的直立多层树。

大部份的人认为植物残体需要数亿年的时间才能成为煤矿，且这是惟一的事实。但高品质的煤（无烟煤）可在数周之内于实验室中制成。植物体在短时间内受到高温及高压，你瞧，不就成了煤炭了吗。⁹地壳在大洪水前后所产生的动能及力量是造成植物快速炭化的原因，相关细节将在第九章中讨论。

石油的来源是一个谜。然而实验室能在数小时之内从污泥(sewage sludge)中提炼出石油。¹⁰

我们确知所有石油矿层中的高压天然气能在十万年之内向上穿过半透气性的岩层并进入大气之中；此外，所有煤矿均含有可供测定的碳十四，显示它们形成的年代并不久远；因此我们能确定，石油，天然气，以及广大煤床所形成的时间仅为数千年，而非数亿年前。

第七章 岩石放射鉴定证实岩石的年龄达数亿年

你或许曾听过火山岩经「钾—氩鉴定法」或「铀—铅鉴定法」测得高达数亿的年龄。地球年老论者表示，这类鉴定岩石年龄的方法几乎完全无误，且具科学上极高的信度。事实上，这些鉴定法的可信度极低，并且是根据许多无法得知正确性的假设而遽下结论。（有关碳十四鉴定法对有机物年代鉴定产生巨大误差的原因将在第十二章讨论。）

岩石放射鉴定专家所使用的方法，是比较火山岩中放射物质及稳定物质的含量。（以铀—铅鉴定法为例，放射性的铀会衰变为稳定的铅。）岩石越老，放射性物质衰变成为铅的量便越大。因此若岩石鉴定专家知道目前放射性物质衰变成为稳定（非放射性）物质的速率，他们便能计算衰变过程所需要的时间。换言之，就是火山岩的年龄。

然而这个方法却有个问题：我们不可能在岩浆硬化的过程中知道稳定物质（例如铅）是否结晶化。如果某些铅是以这种方式形成，岩石放射鉴定的结果便会产生严重的偏误，因为鉴定结果将显示大量的放射性铀已衰变成为稳定的铅，此与实际情形相去甚远。¹

岩石鉴定专家的确知道目前放射性物质的衰变速率，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些衰变速率是否自古至今一成不变。换句话说，他们无法回到远古去测量衰变的速率。衰变速率可在实验室中加以改变，²因此认定衰变速率一成不变即是在否定某些天文学及/或地球物理学上的灾难具有改变衰变速率的可能性。如果衰变速率过高，岩石年龄便过老；如果衰变速率过低，岩石年龄则相对过于年轻。

火山岩是构成陆地的主要岩石。无论是在山地或平地，火山岩均与沉积岩紧密的相连。雨水或从其它来源而来的地下水，终年不断地向下渗透这些不同类型的岩石。微酸性的地下水能逐渐将火山岩中的放射性物质溶蚀。³因此若用受到地下水浸透的岩石进行鉴定，其结果必产生明显的偏误，因为岩石中的放射性物质早已被微酸性的地下水溶蚀带走。岩石鉴定专家将因此低估岩石中放射性物质的原始含量，因为他们无法将溶蚀的部份纳入计算，以致得到夸张的岩石年纪。

以上三种问题从生的预设及前提，是岩石鉴定方法可靠性的致命伤。岩石鉴定专家如何能得知稳定物质的最初含量，固定不变的衰变速率，以及微酸性地下水有否溶蚀岩石中的放射性物质？这些鉴定法就好比一个人在没有事先测量的情况下就认为自己知道一根已烧过的蜡烛的原始长度：他知道蜡烛燃烧的速度，他知道蜡烛剩余的长度，但根据这些资料，他就能知道蜡烛原始的长度吗？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华盛顿州的圣海伦火山在公元一九八〇年爆发。这是一次极大的火山爆发事件，周围方圆数英里内都能感受到强烈的震动。在爆发的过程中，岩浆形成了一个圆形石拱。岩石放射鉴定专家估算这个火山喷出物的年龄约为一百万年。⁴然而这个石拱却只是在鉴定工作进行的前几年形成，而非一百万年前。

夏威夷一个已知为两百年的岩浆流（土著的父执辈所传述），被鉴定具有一百五十万年的历史。很明显的，这些错误的预设及前提，是造成这些荒谬结论的主因。

岩石鉴年专家玩了一个小把戏，使他们的工作成果看来较为体面。他们从进化论者得知岩石所在位置的进化阶段。例如，进化论者可能会如此说道：「你现在所要鉴定的岩石来自极深的地质层，形成的时间大概在三亿年前，也就是鱼类进化为爬虫类的时代。」于是，岩石鉴年专家将所有未达三亿年的岩石样本尽数丢弃。美其名是丢掉不好的样本；但你能想见，他原先认为是好的样本，当结果出来后，这些样本便成了「坏样本」。⁶

这个世界有个极大的偏见—偏向于接受新潮但无科学根据的进化论及地球年老论；这真是个瞎子给瞎子带路的明显例子。进化论者认为地球已相当年迈，岩石鉴年专家接受这样的观点，并以之为借口丢弃不合乎进化论者史观的岩石样本。地球年老论者有个数十亿年地球的梦想，编织这个美梦的工具便是他们的鉴年「科学」。

第八章 动物经数亿年可进化为其它种类的动物

进化论者先行预设了一个数十亿年的地球，然后指出生物在地质层中分布的状况为：较简单的有机生物化石位于较深较老的地质层中；较复杂（较「进化」）的生物化石则位于较浅及较年轻的地质层中，以此证明生物进化需时数亿年。如果这是事实，地质层中应该存有过渡型的化石。例如，如果鱼类真的是在数亿年前进化为爬虫类，地质层中应该能找到半鱼类半爬虫类的生物化石。

鱼类进化的过程应该是在数亿年中逐步缓慢的进行；因此，在进化的过程中，爬虫类的特征应逐渐增加而鱼类的特征逐渐减少。化石原则上是经数亿年才形成，因此我们应该能找到一个半鱼类半爬虫类的生物化石。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尚未发现任何这样的化石。¹

数以亿计的化石业已出土，但没有任何一个过渡型的化石。化石记录当中，鱼是鱼，鸟是鸟，牛是牛，暴龙是暴龙。没有任何化石显示动物能逐渐由一种动物变成另一种动物。达尔文进化论已可谓破产。物种之内确有「物竞天择」的情况（请参阅第十四章），但物种（以圣经中所提到的动物）是无法进化成为其它的物种。

基因突变被认为是动物进化的主要原因及机制。动物的基因组合受到辐射及环境中化学物质的影响而改变。之后，动物将此突变的基因传至下一代，使后代的形体外貌产生小幅度的改变。经过数亿年及数亿次的突变，一个新的生物就这样进化而成。然而这中间有个小问题：突变只会造成破坏或只是将基因信息重新组合，它们从未增加或改善基因的组合。²因此，突变对于后代是具有破坏性的，例如侏儒症，免疫系统不全，器官畸形，血友病以及其它许多不同的疾病及问题。

基因突变的影响就如同一个小孩将一台已拆卸了的电视机「重新组合」；其结果是零件损坏，遗失，或安装错误。然而进化论者却相信这个小孩会做出一台比原先更好的电视机。

突变的生物有时确实会在特定的栖息地有较好的表现。例如在多风的海岛上，突变的短翅飞虫比其长翅亲戚有更高的存活率，因为它们较不易被强风吹离海岛。³然而这只是一个偶发事件，基因信息受破坏后所形成的短小翅膀实非达尔文进化论的结果。同样的，北极熊有蹼的脚掌也是基因突变后有利其生活于冰冷海水的例子。⁴

进化论者想要我们相信爬虫类是由鱼类进化而来。为了让这件事成为事实，鱼类的进化过程中必须有个转型阶段，亦即在外形上一部份是鱼，另一部份则是「已进化」的爬虫。例如，这只动物会有鱼的鳍，以及爬虫类「已进化」用以呼吸空气的呼吸系统。但如此一来，这只动物必须一直留在水面附近，让头可以伸出水面呼吸空气。（这只动物不会是鲸鱼或是海豚类的哺乳动物，因为它们「应该」在数亿年之后才从爬虫类进化而成。）这种行为模式会让其后代感到相当的痛苦及不便，直等到生理结构经过更多次的突变，产生足够的改变（呼吸，陆地行走，及繁殖的器官）并「进化」成为一只完整的爬虫之后才能得到解决。

试想有只动物，一半是爬虫一半是鸟（鸟类被认为是由爬虫类进化而来），由于前肢尚未完全进化成翅膀，只好拍打着前肢在地上跑了几千代。顺道提一下，

研究指出始祖鸟（被认为是爬虫类与鸟类之间「失落的环节」）是一种完整的鸟类品种（温血动物）。⁵

再试想另一只动物，一半是爬虫一半是哺乳类（哺乳类被认为是由爬虫类进化而来）。所有必要的突变，例如胎生所需要的子宫，哺乳所需要的乳腺，以及温血动物必备的各种器官，必须完全无误地被「加进」原本的基因信息及组合中，方能产生生物学上如此复杂的改变。

地质层中生物化石的排列程序，的确是由较老较深地层中的简单生物，到较年轻较浅地层中较为复杂的生物，但一些「异常」化石的发现，使得达尔文主义者的幻想为之破灭。

在中国，科学家在一块五亿年前的岩石中发现了一只化石鱼。⁶这让科学家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在五亿年前，蛤蜊，珊瑚，蜗牛，及昆虫等简单生物才刚开始进化，鱼类需要等到一亿年后才能进化完成。地球年老论者对这只提早「一亿年」出现的鱼无法做出任何解释，因为五亿年前单细胞生物才刚开始进化为简单的蛤蜊，珊瑚，蜗牛，及昆虫。

进化论者同样也无法解释「寒武纪大爆炸(Cambrian explosion)」：众多不同种类的简单生物（蛤蜊，珊瑚，蜗牛，及昆虫）突然间同时出现，此外我们也可在沉积岩层的底部发现结构并不简单的生物（鱼）。这些简单的生物应该是在五亿年前生命发轫的寒武纪由单细胞生物进化而成。然而，在单细胞生物与各类较高等的生命形态（蛤蜊，珊瑚，蜗牛，及昆虫）之间却找不到任何过渡型的生物。⁷这些较高等的生物，在没有任何进化祖先的情况下，突然出现。

进化论者认为五亿年前岩层深处中的简单海洋生物是生物进化的初始阶段。事实上，这是大洪水的最初阶段，也就是栖息于海洋底部的生物首先被埋，接着是海岸附近的生物，再来才是行动较快且智力较高的陆地生物。进化史所谓岩层中化石顺序的证据，其实是在一个全球性洪水灾难中生物被掩埋的顺序：首先是海洋生物，其次是海岸生物，最后当海水淹没整个大地，陆上生物全数灭顶。（还记得第四章所讨论的：山脉是在大洪水之后才开始向上隆起。）

因此，蛤蜊，珊瑚，及海藻（滞留性的海洋底栖生物）便占了化石当中的绝对多数。当狂暴的洪水肆虐大地之时，这些生物早已被泥沙所吞噬。「较高等」能快速移动的生物可能暂时逃过洪水，但最终仍被淹死，尸体随波逐流，膨胀之后腐烂。这与化石记录十分相符。化石中只有极少的百分比是爬虫类及哺乳类，占最大多数的是密集，滞留性的海洋底栖生物，因为它们最容易屈服于洪水的沉淀物（在过去有相当多发现人类化石的案例⁸，但都很难加以证实。然而只要一例得到证实，将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真实性的另一次重大打击。）

如果数亿年的进化是事实，当生物「进化」为新的生物后，旧的生物应该会从地面上消失。与其祖先相比，这些「已进化」的生物具有竞争上的优势，当这些较高等，具竞争优势的新生物取得主宰地位之后，旧生物或其祖先将会尽数灭亡。然而这件事并未发生。大部份化石记录中的生物品种至今仍然存在（包括一些恐龙，请参阅第一章）。

许多被认为已绝迹数亿年的「活化石」相继为人发现，其中有许多是进化史中各沉积层的指针性生物，不料却仍存活在今日。（这些颠覆科学规范的生物包括：纽西兰楔齿蜥(the tuatara)，空棘鱼(the coelacanth)，新笠螺(the neopilina)，

海荳芽(the lingula), 以及水杉(the metasequoia), 这些生物被认定的绝种时间依次为六千五百万年, 六千五百万年, 三亿年, 四亿年, 及三千万年前。⁹⁾ 当发现这些生物仍然存活时, 达尔文主义者在极为尴尬的情况下急忙修改进化的年表。

「进化的祖先」(evolutionary ancestors)并未因竞争上的劣势而绝种, 因为其中绝大部分仍存活于今日。生物绝种自古至今时有发生, 但并不是因为达尔文进化论, 也并不如年老地球—达尔文主义所称, 在数亿年间以极高的频率绝种。

「拉撒路类」(Lazarus taxa, 当耶稣吩咐拉撒路起来, 拉撒路便从死里复活)一词意指许多已被认定在某一时代(根据化石记录在「数亿年前」)绝种的生物, 又重新出现在较年轻的地层中。这种情形令达尔文主义者不得不修改许多生物的绝种年代, 也因此必须重新修订他们的进化年表。¹⁰⁾

没有过渡型生物, 突变的破坏性结果(非建设性的「进化」), 「异常的(anomalous)」化石, 寒武纪突然出现的各类生物, 以及并无所宣称般的大量「物种」绝迹; 以上种种原因让我们对年老地球—达尔文主义产生高度的怀疑。所有支持生物经数亿年进化为新生物的证据, 似乎最多也只是些试验性或暂时性的看法。

第九章 地殼的移动极为缓慢且需时数亿年

地球的地壳包含了大陆地壳（密度较低的花岗岩）以及海底地壳（密度较高的玄武岩）。在世界的许多地区，海底地壳缓慢地潜入大陆地壳之下，其它地区的海底地壳则是缓慢地相互分离或相互推挤。在某些地区，较轻的大陆地壳也有相互推挤的情形。

大陆地壳是由许多「板块」(plates)所组成，这些板块能在地函（介于地壳与地心之间的高压半融化岩浆区）上缓慢的移动。海底较重的玄武岩地壳也是由板块所组成，同样也能在地函上缓慢移动。这些板块就如同熟蛋上敲破的蛋壳碎片一般。这些「蛋壳碎片」位于地函之上，有些相互分离，有些相互推挤，有些则相互堆栈。

在海地板块潜入大陆板块之下的地带，潜入的海地板块在地函中受热熔化，成为岩浆之后向上方的大陆地壳推挤而形成火成岩或火山岩。（火成岩(plutons)是由岩浆向上挤入大陆地壳而成，岩浆并未穿透地壳；若岩浆向上穿出地表，则称为熔岩或火山岩(lava)）。在海地板块相互推挤的地带，受压的板块向下凹陷形成海沟，海沟最深可达六英里。（同理，当大陆板块相互推挤，受压的板块向上凸起形成山脉。）

在海地板块相互分开或分裂的地带，熔岩从地函中涌出，填补了分裂的海底地壳。当你观看地球仪时，你会发觉这些海底地壳分裂的地带相当醒目，且这些裂痕就如同棒球的接缝处一般。这些断裂的地带在太平洋及大西洋以南北方向展开，在南美洲及非洲之下则连成一线。

从世界地图上可以发现，如果你将北美洲与欧洲，以及南美洲与非洲并排，它们可像拼图一般彼此接合。不论是地球年老或年轻论者皆同意美洲大陆板块正以缓慢的速度与欧洲及非洲板块分开。这些板块在分开之前同属于一块名为盘古(Pangea)的超级大陆。

之后这些裂缝开始扩大，将美洲，欧洲及非洲推向大西洋的两边。太平洋部份则是因海地板块潜入了大陆板块之下，形成了所谓的「火环(The Ring of Fire)」，也就是一个板块的「潜没(subduction)」区，在太平洋的边缘形成了一个环状火山地带。此外，太平洋的海地板块亦相互推挤，形成了许多海沟，同时也拉近了美洲与亚洲的距离。

地球年老论者认为这样的板块运动已缓慢的进行了数亿年。然而，岩石中的磁场现象强烈显示板块（结构）移动的速度相当快，且发生的时间并未很久。¹目前缓慢的板块移动只是过去快速移动的残余影响。

地球年轻与年老论者皆认为，在过去，地球的磁场有磁极逆转(magnetic reversals)的现象，亦即磁力朝向北极，之后被拉向南极，又再回到北极的交替现象；此外，在沉积岩层形成的过程中，发生过多次的磁极逆转（科学家对逆转发生的次数并无共识）。地球年老论者认为，第一次的磁极逆转是发生在数亿年之前，之后每五十万年重复发生一次。²含铁的矿物在沉积的当时会受到地球磁力的影响；因此，沉积层中含铁的矿物在数亿年前的磁性方向是朝北，五十万年之后磁性朝南，再五十万年后又朝北，以此类推。³

然而这项理论有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地球磁场的力量每一百五十年减少百分之七（这是经实际测量而得）。以此递减速率向回推，地球磁场在短短的两万年前便有高出今日数倍的力量，这力量能在地球内部产生极高的温度，甚至足以熔化地壳。因此，磁极逆转绝不可能持续数亿年，而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也就是全球性大洪水消退，沉积物完全沉淀所需要的时间内完成。⁴

海底熔岩所含矿物的磁性方向也是极佳的证明。熔岩从地函中涌出，填补海底板块快速分裂所留下的空隙。熔岩需要十五天的时间冷却成为岩石；然而，在这段时间当中，岩石里含铁的矿物已显示出多次的磁极逆转。因此，古代磁极逆转所需的时间仅为数日，而非数万年。⁵

既然板块裂缝处的熔岩证明磁极逆转只需几天工夫，我们便可推论陆地沉积岩层所显示的磁极逆转，也只需以日为计算单位。根据圣经记载，大洪水持续了三百七十天，而非数亿年。（沉积层每层的平均厚度为一英哩，以一年左右的时间计算，沉淀的速度约为每小时六英吋。）

目前世界上大约有五万个死火山。按照地球年老论者所言，这些火山的年龄约为六千五百万至一亿年，若真如此，它们应早已被侵蚀得无影无踪。（还记得吗？以目前陆地受到水及风侵蚀的速度，现有的陆地将在一千五百万年内降至海平面的高度。）因此，火山的年龄应少于一千五百万年。火山的年纪其实相当轻，它们约在同一时间形成，也就是在大洪水期间及结束之后，海底板块快速潜入陆地板块底下，在地函中受热熔化并向上推挤时形成。

现在，「最重要的关键问题」是：大洪水的水是从何处而来，洪水结束后水又往何处去？还记得海底板块间的裂缝地带。大洪水期间海底板块快速的分离，随着盘古大陆快速的分裂以及太平洋海底板块如同输送带般高速的潜入陆地底下，地下水及熔岩便迅速的从这些裂缝中喷出。

火山喷出物中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水蒸气；⁶因此，大洪水期间从裂缝中喷出的熔岩约有百分之七十是水。这便是大洪水的主要来源，其余则是四十天的大雨（可能是由于一颗陨石落入海中所致，请参阅第十八章，以及「大渊的泉源」以超音速将地下水喷至同温层，直等到洪水完全淹没大地。）

山脉在大洪水结束时向上隆起（请参阅第四章）：因此，洪水前一英哩深的海洋（现今海洋的平均深度是两英哩），因着从地底深处喷出的水及岩浆以及四十昼夜的大雨，很容易便能将深度加倍并覆盖一英哩高的陆地。中国古代的书经提到，因着人们的罪恶（泽水馮予），「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⁷（译注：原文出自书经大禹谟及尧典。）

洪水结束之时，陆地因沉积岩层的堆积；大陆板块的碰撞（例如印度板块碰撞亚洲板块，形成喜马拉雅山）；以及火山的隆起而变厚。同时，海底因水及岩浆的流失而下沉。因此，当洪水结束之时，陆地变厚海底下沉，洪水便流入了深陷的（现今平均两英哩深的）海底盆地中。此情景记载在圣经诗篇一百零四篇第五节。

斯堪地那维亚的条顿族(the Teutonic tribes)在其传说中亦记载了此次灾变：

「火焰从岩石的缝隙中喷出；到处都是蒸气的嘶吼声。所有的活物，所有的植物都被消灭。...所有的河川，所有的海洋皆上涨泛滥。波浪在各处相互猛烈冲击。它们缓慢上涨沸腾，淹没了一切的事物。大

地沉入了海中...之后，大地缓慢的从波涛中浮现。山脉重新向上升起...人类又再一次的出现。在巨树(Yggdrasil)中...未来人类的祖先，逃离了死地。」⁸

还记得前述，以目前的侵蚀速度，陆地将在一千五百万年内降至海平面的高度。受侵蚀的陆地最终定会沉入海中，并在八千万年内填满两英里深的海底盆地。八千万年只是地球年老论者所称海底及陆地沉积岩年龄的百分之五；因此，在十六亿年中（海洋所号称的年纪），海洋应已被填满了二十次。但事实上，海底只有一千呎左右的松软沉积物（大部份是在大洪水之后，位于河口三角洲附近的沉淀）；⁸因此，受侵蚀落入海底的沉积物显然只是近代的产物。⁹

石灰岩是第三种主要的沉积岩，它与沙岩及页岩（硬化的黏土）并存于陆地的沉积岩层中。石灰岩层有时独立存在，有时则与沙岩及页岩混合。它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CaCO_3)，是由钙及二氧化碳在洪水中化合而成。当水及岩浆自裂缝地带涌出时，大量的二氧化碳也同时喷出，与洪水中的钙混合形成碳酸钙（石灰岩）。

在洪水泛滥的某特定时间及空间中，由于水温适当，水中的钙及二氧化碳也呈现最佳的浓度状态，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碳酸钙。此绝佳的石灰岩形成环境，在地层质中制造出又厚又纯的石灰岩层。在其它的时空环境中，沙，黏土与碳酸钙同时沉淀；在洪水过后的硬化过程中，碳酸钙扮演了水泥的角色，将其它两种沉积物质牢牢的黏住。

绝大部份的沙岩及页岩均含有石灰岩（碳酸钙），此可证明这些岩层是沉淀于富含钙及二氧化碳的水中；这些钙及二氧化碳分别来自于洪水的侵蚀物以及板块间的裂缝地带。沉积层中的碳酸钙就如同水泥一般，在化石形成（硬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地质记录显示，全球性大洪水期间的快速板块运动仅发生于不久之前。从今日的熔岩及沉积层中含铁矿物的磁性方向，可得知洪水期间快速的磁极逆转是被「冻结在时空中(frozen in time)」。发生于近代的快速灾难性大洪水，是沉积岩层堆积以及受侵蚀入海等现象在地质学及矿物学上最合理的解释。

第十章 大峡谷的形成需时数亿年

地球年老论者认为亚历桑那州北部的大峡谷是由科罗拉多河经数亿年的时间缓慢刻蚀而成。他们说大峡谷的岩层在数亿年间以缓慢的速度向上升，而河流也是以相同的速度向下侵蚀岩层。如果岩层不是以这样的速度向上升，就不可能产生如此的景观。河流下降的坡度显示，在过往的数亿年间河流是以相同的速率切过这些缓慢上升的岩层。

如果岩层没有向上升，这种垂直向下数千呎的刻蚀就不可能发生。试问这种以同等速率持续数亿年的区域性岩层上升（假设这是由地函所引起的火成岩活动），以及如此深度的峡谷刻蚀过程，发生的机率有多高？所得到的机率可能非常非常的低。此外，如果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为什么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没有相同的景观？可见这是一个非常荒谬且牵强的说法。在一个极长的时间中，河流侵蚀的速度与沉积岩层上升的速度完全相同，这实在是个极不可能发生的巧合。

因此，以下的见解应该能对大峡谷的形成提供一个较佳的解释。大峡谷从其横切面看来是一个非常平缓的V字型。假若峡谷真的是由河流侵蚀而成，其横切面应该是一个较尖锐的V字型，且峡谷的宽度只会比河流稍宽一些。然而，大峡谷比其应有的宽度宽了二十倍。这明显表示，大峡谷必定是由一股相当大的水流所侵蚀及切割而成。

既然沉积层是由一次的大洪水所形成，当这股极大的水流流过之时，沉积层应该还相当的湿软。如果沉积层已硬化为岩石，即使是灾难性的大洪水也无法一次切出一个纵深数千英呎横宽两百英哩的峡谷。此外，这股水流的横宽必须达十英哩，才能切出这样一个峡谷，这比科罗拉多河现有的河面宽出了数倍。

因此，峡谷的上游必定有个大湖，切割峡谷的水便是来自于此。由于沉积层受到侵蚀或是发生地震，大湖的边缘破裂，湖水便一泄而下。诚如我们所料，我们可从岩石上找到一个古代大湖所遗留下来的湖岸线，这个大湖涵盖了犹他，亚历桑那，及科罗拉多州的部份地区（大峡谷的上游区域）。¹地球年老论者并未将这个业已消失的古代大湖与大峡谷的形成做任何联想，对他们而言，这个大湖应该在大峡谷开始受到科罗拉多河侵蚀之后便消失不见。他们认为这个古代大湖不是蒸发消失，就是湖水顺着峡谷流光了。

然而明确的证据显示，一股洪流（湖水并没有蒸发，因为干湖床上仅有极少量的岩盐²）曾穿过当时仍旧湿软的沉积层。很明显的，峡谷上游的大湖是大洪水消退后在陆地上所留下来的大水坑。加州圣地亚哥附近的沙漠底下，是个由黏土，淤泥，及沙子所堆积而成并深达一万七千呎的地层。大峡谷的出口处并没有三角洲，原因是形成峡谷的这股洪流将沉积物带到了离峡谷极远的下游区域。洪流将沉积物向西冲了数百英哩，并在圣地亚哥附近沉淀。³

世界各地仍随处可见消失的「大水坑」在岩石上所留下的痕迹。此外，许多「大水坑」至今仍然存在，像是犹他州的大盐湖。这个湖仅有少量的水流入而无水流出；由于水的蒸发速度高过流入的速度，因此这个湖是处在一个逐渐干涸的状态。根据周围山坡上岩石的痕迹显示，数千年前，湖的面积超过现今的十七倍，且深度较现今多达八百英呎。⁴

非洲的查德湖(Lake Chad)也是以类似的状况日趋干涸。⁵ 这些湖均位于盆地之中，因此湖水不会向外流出。世界各地的盆地当中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已干涸或逐渐干涸的湖泊。内华达大盆地(The Great Basin of Nevada)涵盖了美国数个州，其中包含了数百个干湖。中东大部份地区均为盆地，其中亦包含数百个干湖；澳洲及亚洲中西部的许多大盆地中也有不少干湖。⁶ 这些湖泊的水是大洪水淹没整个地球，沈淀成为沉积层，并消退流入海底盆地之后所遗留下来的。

众所周知，世界上有许多沙漠在过去原本是较为湿润的地带。卫星照片显示撒哈拉沙漠以及中东许多沙漠的底下埋有古代的湖泊及河床。⁷ 狐尾大林鼠(packrat)巢穴中的残余物证明，美国西南部至墨西哥的低海拔沙漠中曾满布矮种针叶树及各种森林植物，而高海拔沙漠则长满了道格拉斯冷杉或花旗杉。⁸

根据许多中东古文明的历史文献，中东地区过去所拥有的动植物种类远较今日为多。亚述的编年史记载，撒尔根王(Sargon, King of Assyria, 约于公元前两千年)在土耳其中部(现已为干旱不毛之地)的一次远征中，必须在充满野生动物的丛林里披荆斩棘而过。⁹ 犹太历史记载死海地区原是富庶的农业地区—「流奶与蜜之地」。撒哈拉沙漠东部岩石上的图画及雕刻充满了各种各类的动物如大象，河马，水牛，长颈鹿，羚羊，犀牛，及鳄鱼。¹⁰ 其中许多鳄鱼仍活在当地孤立且日渐干涸的湖泊之中。

由于冰河时期(距今约四千三百年，将在下章中讨论)较高的降雨及降雪量，这些洪水遗留下来的「大水坑」得以不断的扩大。但随后因冰河时期结束(约于三千五百年前)，降雨及降雪量降至今日的水平，蒸发便成为这些「大水坑」最主要的水文活动。

从以上的证据可知，峡谷及盆地湖泊仅形成于不久之前。我们今日所见到的各种地形地物，其形成时间也不需数亿年。事实上，历史及地质学上的证据皆证明这些地形地物是在大洪水之后形成。

大峡谷哈瓦苏派印地安人(the Havasupai Indians)的一项传说指出，大峡谷是在一次大洪水之后形成：

「在人类出现之前，世上有两个神。图恰帕(Tochapa)是好神，何克马塔(Hokomata)是邪神。图恰帕有个女儿名叫普克艾(Pu-keh-eh)，图恰帕希望她成为众生之母。然而何克马塔却不愿见到此事发生，于是他降大水淹没世界。图恰帕砍了一棵大树并掏空树干。他将普克艾放在树干之中，即使大水上涨淹没大地，她在这因陋就简的船中仍十分安全。最后洪水消退，山顶再次露出水面。河流也因此形成；其中一条河流切了个大裂缝形成了大峡谷。普克艾的大树干落到了这个新的世界。她走出来，看见了一个空白的世界。」¹¹

第十一章 冰河时期约始于二十万年前并于一万年前终止

地质学上明确的证据显示，巨大的冰层曾覆盖于欧洲北部，亚洲西北部，北美洲的部份地区¹，以及整个南极洲。对地球年老论者而言，这些冰层的来源，至今仍是个谜；并且他们对地球在过去曾有如此的低温感到相当的讶异。²然而，这实在是个谬误的看法，因为大气在稍低于冰点（华氏三十二度）的气温当中，可以容纳较多的水分子（形成雪花）。今日的南北极由于气温极低导致降雪极少，就技术上而言乃是荒漠之地。因此，科学家或一般外行人所谓冰河时期属于低温气候形态的看法，其实是毫无根据的。

事实上，冰河时期的冬季温度较今日的冬季温度为高，亦即更接近华氏三十二度，因为如此才能在冬天产生最高的降雪量；而夏季的温度则较今日的夏季温度为低（由于浓厚的云层遮蔽），使得融雪量降至最低。³惟有如此的天候状况才能累积最高的降雪量。

水以水蒸气的形式由海洋，湖泊，及河川进入大气之中。水蒸气上升至空中形成降雨或降雪的云。为了形成冰河时期浓厚且大范围的降雪云层，必须有大量的水蒸气进入大气之中。既然大洪水的水是来自于炎热的地球内部，它的水温必定较高，蒸发进入大气层的量亦较多，因而能形成丰厚的云层。

什么原因能让较暖的冬天与较冷的夏天相互交替？这两种情况似乎相互矛盾；较暖的冬天应随之有较暖的夏天，反之亦然。由于冰河时期浓厚的云层遮蔽（大洪水结束后因火山活动使大量的火山灰进入大气层，云层因而变得更为浓厚），冬天应该较为暖和，因为暖空气被挡在云层之下；夏天则较为凉爽，因为云层将太阳挡住。如此一来，冬天便产生大量的积雪，而夏天只有少量的积雪融化。

目前海洋的平均温度为华氏五十度；地球年轻论者估计大洪水的温度约为华氏八十度。⁴之后水温在数世纪中逐渐下降。海水温度的递减，可由极地冰层（自深至浅）所含氧同位素浓度逐渐减少的情况得知。⁵随着时间的过去，海水温度下降，氧十八同位素（与水分子结合）经水蒸气进入大气层的量也减少。因此，冰河时期积雪中的氧同位素也逐渐减少。

地球年老论者认为海洋温度是自白垩纪（大约六千五百万年前）开始下降，当时的空气及海水温度比现在高出相当多，因此能供给恐龙及植物的大量需求。他们却不知道一个温暖的白垩纪海洋会导致较高的蒸发率，为这个「热带的白垩纪」提供了一个冰河时期的最佳形成环境。然而在当时并无冰河时期的存在，因为白垩纪地层（事实上是由大洪水所形成的沉积层）中的动植物群是位于极地冰层及冻原(tundra)之下。⁶洪水温度的降低可由冰层中氧同位素含量的减少得知，因此，海洋温度降低是发生在冰层开始累积之时，亦即发生在大洪水之后的冰河时期。

由于大洪水刚结束之时是冰河时期的最佳环境，冰层便是在此时开始累积。冰层的累积大约是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停止，之后冰层便逐渐融化并到达目前的厚度。⁷

航海者在冰河时期的冰层达到其最深及最大的范围之前，已航行于世界各个海洋之中；并在陆地被冰雪覆盖之前，绘制出极为精确详实的地图。这些古代地图广为十六世纪「旧世界(Old World)」的制图师所运用，他们的地图是以这些古代地图为标准而编制。⁸

这些古代地图详尽且精确的描绘了格陵兰及南极洲的地形，这些地形是直到近代运用先进的遥感装置，穿透自冰河时期以来累积达数英里深的冰帽后而得到证实。这些旧地图详细的描绘了冰河时期之前南极洲的海岸线，河床，山脉，及沙漠，以及组成南极洲的两个大岛。南极洲是直到公元一八一八年才被「发现」，其双岛地形也是直到先进的遥感装置发明后才「为人所知」，然而古代的航海者却能亲眼看见这些冰河时期之前的地形，并绘制出经纬度完全正确，令现代制图家艳羡不已的地图。⁹

帕瑟隆(Partholon)是一位具有希腊与埃及血统(东地中海地区)¹⁰的冒险家，他在公元前一四八五年带领爱尔兰人的祖先航行至爱尔兰。(帕瑟隆的手下将福尔摩瑞人(the Formorians, 一个巨人部落，为挪亚之子含(Ham)的后代)，赶出了爱尔兰。)这个先锋团队在爱尔兰全境发现了三个湖及九条河。但当第二批人在五十年后到达爱尔兰时，他们发现湖泊及河流的数量不只于此。¹¹ 湖泊及河流数目的增加正是冰河时期冰层融化的结果。

印度古代的吠陀文学作品(凡尼达, the Venidad)指出，亚利安民族为了逃避北方不断扩大的冰层而向南迁移至印度，迫使德拉威族(the Dravidian tribes)不得不移至印度南部。¹² 这件事也是发生在大洪水之后，一个为印度各部族及全世界各部落民族所皆知的大洪水(请参阅第五章)。

圣经人物约伯曾提到，在他所生活的世界中(中东)有强烈的冰风暴。¹³ 约伯生活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正是冰河时期的高峰。还记得约伯曾提到恐龙仍活在当时的世上(请参阅第一章)。显然，冰河时期是发生在大洪水之后，距今约四千年前，在此同时，各部落种族也逐渐的从中东向外迁移。

由于大量的水滞留于极地的冰层，当时的海平面较今日约低了两百英尺左右。¹⁴ 这可由位于海平面以下的古代聚落，黎巴嫩沿岸的亚姆塔(Yarmuta)及印度沿岸的康贝湾(Gulf of Cambay)，得到证实。¹⁵

冰河时期，介于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间的海底仍为干地。这个在今日已沉入海底的陆桥仍有冻原的遗迹。冻原形成于陆地；因此可知这个地区在过去曾经是干地。¹⁶ 此外，该处亦有由河流切蚀而成的峡谷，是白令陆桥仍在水面之上时形成的。这个陆桥能让人与动物从中东迁徙至整个西半球，展开洪水后的文明。

当白令陆桥还在海平面之上时，冰河时期已临到了阿拉斯加与西伯利亚。然而温暖的海水沿着海岸线冲刷出了一条狭长的甬道。使人类及动物能循着这条没有冰雪的海岸线从西伯利亚(亚洲)迁移至阿拉斯加(美洲)。

技巧纯熟且经验丰富的航海者亦航行于白令海这片海域，并在冰河时期结束，陆桥没入海底之前，将这数千英里宽的陆桥绘制成图。¹⁷ (地图部份内容与前述已位于白令海海底的峡谷在空间形状上完全相符。)

今日北极的海面上有一个淡水形成的冰层。当北极附近海域的温度开始下降之后，海水的蒸发量减少，形成的云量亦相对减少，夏季的阳光便因此能融化覆盖在北半球北部陆地上的冰层。同时，由于云层变薄，大气的保暖能力降低，使得冬季温度下降并导致降雪量减少。这种暖夏及寒冬交替的情形，使极地的冰层大量快速的融化，并飘浮至北极海。

由于淡水比重较小，便浮于海面之上，并迅速的结为冰层。如果淡水不是大量快速的流入北极海，这淡水冰层便无法形成。因为若淡水以缓慢的方式流入大海，便会逐渐的与海水混合，无法在海面上形成一个淡水的冰层。

大洪水结束之后的环境助长了冰层的累积（在数千年间达到最高峰），但冰层随即快速的融化（五十年之内）。¹⁸ 大洪水后的环境，对于近代冰河时期的发生，提出了合理的解释。服膺地球年老论的科学家无法解释冰河时期的来由，因为他们认为温暖的海洋会形成温暖的气候，正如其所谓的「恐龙时代」（约在六千五百万年前）。然而本章已明白指出，根据水文学的定律，一个温暖的海洋会形成浓厚的云层及大量的降雪，因此，热带的「恐龙时代」必定会形成一个冰河时期。若不知在大洪水期间，热水从「大渊的泉源(fountains of the deep)」中喷射而出，便无法推论出冰河时期的来由。

第十二章 根据碳十四检定，冰河时期的长毛象约于一万年前绝种

长毛象是在北极冻原较浅的地层及冰层中被人发现，¹ 因此它们应是冻死于冰河时期结束之际（并非冻死于冰河时期的初期，否则便会埋于冰层深处）。这些大象很显然是「在短时间内因溺水或窒息而死，并随即被埋于泥沙，坍塌的河岸或沟渠中」。² 其它的长毛象则是被埋于冰层之中，亦即在融化的雪水中溺毙后，因冰河时期后期的寒冷天气而被冻结。

绝大部份被冰层掩埋的生物，其掩埋地点均位于河边的山坡上。³ 冰层融化后大量的水冲入河谷中，淹死了许多生物；之后，残余的雪水及沉积物结冻，将它们埋在其中。这种情形很可能发生于秋末，当冬季来临之后，温度不再高过冰点，雪，冰，及沙尘便开始将冻结的尸体掩埋。

在春天，冰河时期日渐稀少的云层令极地的寒化现象更为严重，使长毛象一直受冰封直到现代才被人发现。（请记住，冰河时期的末期云量减少，导致季节性，甚至每日的温差扩大。极地冬季变得较长较冷，夏季则较短。）其它许多长毛象则是被冻死在极地海域的海岛上，其原因是由于冰河时期融化的雪水使海平面上升了两百英尺，许多海岸高地因而成为海岛。⁴

根据长毛象尸体的碳十四检定，长毛象应是绝迹于一万年之前。⁵ 然而由于冰河时期特殊的大气环境，碳十四鉴年法便产生了严重的误差。

放射性碳十四含有许多碳原子，能与氧原子结合形成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中其余的碳则为稳定的碳十二。大气中的碳十四是由太阳的紫外线撞击氮十四原子后转变而成；放射性的碳十四随后与氧结合，形成少量的二氧化碳分子。⁶

二氧化碳能被植物所吸收及转化，并吐出氧气为其副产品。当植物死后，其残体内会余留定量的碳十四。随着时间的过去，这残留的放射性碳十四会衰变回稳定的氮十四。死亡植物的组织中含有越多的氮十四，表示其年代越久远。

但是鉴年专家假设，大气中占少数的放射性碳十四原子，与占大多数的稳定碳十二原子间的比例经过数个世纪也不会有多少改变；因此，他们能测量植物组织中稳定的氮十四含量，并计算碳十四(^{14}C)衰变成为氮十四(N_{14})所需要的时间。这所需要的时间便是植物的年龄。（在一个植物组织样本中，几乎所有的 ^{14}C 会在五万年内变为 N_{14} ，因此，样本中足够的碳十四含量会「准确可靠」的显示出植物的年龄在三万年左右。）⁷

然而，鉴年专家却不知道碳十四与碳十二的比例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是否真有改变。事实上，两者之间的比例在过去必定较小。以下是几个造成碳十四鉴定错误的原因。

大洪水后的几年间，频繁的火山活动将大量的碳十二(C_{12})喷入了大气之中。这些碳十二降低了 ^{14}C 对 C_{12} 的比例。因此在这几年当中，植物生长在碳十二含量较高的大气中，其残体所显示的年龄便高于其应有的年龄，正如碳十四鉴年专家所估算的一般。⁸

请记住，碳十四是由太阳的紫外线撞击氮十四之后在大气中形成。大洪水后的最初几个世纪由于云层浓厚，阻挡了紫外线，因而抑制了碳十四在低空中的产生，使 N_{14} 无法转变成 ^{14}C 。因此，浓厚的云层也降低了 $^{14}\text{C} / \text{C}_{12}$ 的比例；所以在这段时间生长的植物，其碳十四的鉴年结果必定较高。

此外，地球的磁场也能阻挡部份由太阳而来的紫外线。既然数千年前的磁场较今日强出数倍（请参阅第九章），当时的磁场应能阻挡极多的紫外线。这是第三个减少 ^{14}C 含量的原因。

随着磁场力量的减少， ^{14}C 的含量在过去数千年中不断的增加，并且将在三万年后达到与 N_{14} 的平衡点。⁹ 这种 ^{14}C 含量不断增加并达到与 N_{14} 等量的情况，表示 ^{14}C 在数千年前的含量必定较今日为低。换言之，基于以上三种原因，数千年前 $^{14}\text{C} / \text{C}_{12}$ 的比例必定明显低于今日。因此，冰河时期样本的 ^{14}C 年代必有极大的误差及夸大。

动物吃下含有放射性 ^{14}C 的植物后，体内也必含有能衰变为 N^{14} 的 ^{14}C 。因此，动物遗体（如长毛象）也能进行碳十四检定，不过其结果也会如植物鉴年一般产生年龄过老的问题。¹⁰

死于大洪水后数世纪的长毛象，其碳十四鉴年的结果必定如同植物一般产生极度的夸大。大洪水后的世界环境造成了一个相当低的 $^{14}\text{C} / \text{C}_{12}$ 比例，使得尸体鉴年的结果超过它们应有的年龄。事实上，长毛象是死于三千五百年前，亦即在大陆冰层融化之时；而非如错误的碳十四鉴年法所言，死于一万年之前。很有趣的，在尼泊尔发现了一种拥有长毛象头型的大象。¹¹ 或许这是在三千五百年前冰河时期结束后，长毛象遗留下来的后代。

还记得第三章的内容：沈积岩层中一段被认定已有两亿五千万年的木头，经 ^{14}C 鉴年的结果为三万年（与长毛象尸体的鉴定状况类似）。根据以上所有的证据，并扣除碳十四鉴年法夸大的部份，可得知大洪水的沉积及长毛象的被埋大约是发生于同一时间，也就是距今大约四千年前。

第十三章 猴子约于三百万年前进化成为人类

科学史上有许多极为厚颜无耻的欺骗，其目的便是为提供猴子（或一些不知名的猴子祖先）进化成为人类的「证据」。许多地球年老论者对其进化论幻想的热爱，催促他们制造出了许多进化的「证据」。其中部份已被证实是伪造的证据，仍是今日教科书中进化章节的重要依据。知识上最大的诈欺便是为达尔文主义（将于第十四中讨论）所做的各种辩护。

进化论者宣称「皮尔当人」(Piltdown Man)是介于猿猴与人类间的主要过渡型生物。然而在许多年前，它被发现是一个由猿猴的下颌经修整后与人类头骨接合而成的产物；这个伪造品的石膏模型被送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作为进化的证据。¹ 甚至在今天，皮尔当人仍在许多教科书中列为是重要的进化证据。

「内布拉斯加人」(Nebraska Man)亦被宣称是介于猿猴与人类间的过渡型生物，然而这在艺术家笔下绘出的「猿人」，竟是诠释自一颗猪的牙齿！「科学家」能从一颗猪的牙齿变出一个猿人。² 令人惊讶的是内布拉斯加人竟然也能在许多教科书中被列为是进化「理论」的例证。

三英尺高的小「露西」被人发现于非洲。她被认定是一个年轻的女猿人，一个进化中的过渡型生物。「露西」是只猿猴类的生物，但她有弯曲的股骨，与人类相似。因此她被视为是人类进化上的祖先。科学家并未考虑到许多树猴也有类似的股骨，因此「露西」可能只是一只黑猩猩。³ 这个化石也被列为是进化过程的重要例证。

「爪哇人」(Java Man) 是尤金·杜博斯(Eugene Dubois)于公元一八九〇年代所发现，它是由散落距离达五十英尺的许多骨头所拼凑而成。爪哇人被认为是一种「直立人」(Homo Erectus)，但事实上，它是一个由猿猴的头部及人类的脚所拼凑制造而成的「失落的环节」(missing link)。⁵

「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 Man)，被誉为是介于猿猴与人类间最重要的过渡型生物。他有宽厚的眉脊(brow-ridges)-，短小的下颌，弓形的身躯，以及比我们粗壮但呈弯曲状的腿及手臂。他矮而结实，是个最佳的猿人人选。

当罗伯·佛其诺(Robert Virchow)发现尼安德塔人时，他认为这个样本的特殊身形是由佝偻病及关节炎所造成。佛其诺自始至终都认为这样本是人类，只不过是受到许多病症的折磨。后来地球年老论者取得了这个样本，宣称它是只半猴半人的生物，当然更对外宣布这是进化上的最新「证据」。但佝偻病及关节炎极有可能是造成尼安德塔人骨头扭曲的原因，因为大洪水后的冰河时期有极浓厚的云层遮盖地球，使日光无法穿透。

大部份人体所需要的维他命 D，是经由紫外线照射皮肤后在体内产生。在云层极厚的冰河时期，仅有极少量的维他命 D 在人体内产生。因此，许多人得到了佝偻病而影响骨头的生长发育，尼安德塔人便是一例。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期间，许多欧洲人得到了佝偻病，原因是工厂燃烧煤炭产生的烟雾几乎终年遮蔽着天空。尼安德塔人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维他命 D，因而得到了佝偻病。

他们是冰河时期的人类，年纪衰老又身染疾病。⁶ 他们大概都能活过一百岁，如同圣经所记载，大洪水后的人类寿命大约是在十代之后才开始锐减。古代人类较长的寿命可由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得到证实，例如贝罗苏斯(Berosus)，尼古

拉斯(Nicolaus)，海索德(Hesiod)，海卡泰伍斯(Hecataeus)，摩楚斯(Mochus)，希罗尼姆斯(Hieronymus)，及曼那图(Manetho)。⁷ 年事极高的人通常都有驼背的现象，他们的脸部形状也常会改变；这可能是一幅协助我们了解尼安德塔人长相的画像。

如果猿猴真的进化成为人类，地球年老进化论者理应拥有过渡型猿人的真实证据。然而所有与进化相关的「化石证据」若不是伪造的膺品，便是在鉴识上产生极大的偏误。达尔文主义者为了夺取其正当性而不顾一切的作为，的确令人感到相当讶异。

第十四章 人类「种族」的进化与动物「物种」的进化无异

十九世纪末日益受欢迎的达尔文进化论助长了一种非人化的心态，亦即认定许多特定的种族团体并未完全进化，不能视之为完整的人类。在布朗克斯动物园 (Bronx Zoo) 中，一个非洲矮人与一只猩猩被关在同一兽笼中展示。¹ 澳洲的原住民被认为是半猴半人的生物，因而像动物般到处被猎杀。欧洲白人将他们的尸体带给当地的标本剥制师，制成标本人之后得意洋洋的到处展示。² 南北战争期间的南方有个相当普遍的看法，即黑人仍未脱离其猴子般的生活及行为，因此无需受到比猴子更好的待遇。许多日本人认为体毛多的人是半只猴子。³ 达尔文哲学所导致的社会动乱与分裂实乃是科学种族主义的产物，以科学的「绿灯」去界定「种族间」的差异，实为达尔文人类突变进化观点的结果。

为了缓和进化理论的种族主义意涵，进化论者指称既然人类是由半猴半人的生物经数百万年进化而来，只有少数幸运的种族能受益于最后的随机突变而跃升成为完整的人类。因此，只有少数种族变为完整的人类，其余种族则或多或少仍带有点猴性；于是，这些最先成为完整人类的种族便取得了主宰权，并将其优越的新型基因组传予后代。如此一来，进化论者便可宣称这些「种族」并非由猿人进化而来，而是由最早的完整人类所进化而成。

然而不同人类团体（种族）间的差异，仍必须在达尔文主义的教条下得到合理化。⁴ 根据其逻辑，某些「种族」最终将能证明其优越性，并取得统治及支配的地位，他们同时也会将自己「优越」的基因传至其日益昌盛的后代。显然，这个较为缓和的人类进化版本仍预设某些种族的基因优于其它种族（如前述达尔文主义者猎杀原住民作为研究之用）。希特勒认同这个「较宽容及温和的」进化论版本；⁵ 但若只有最初的版本，我们便不知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了。

受惠于最后的突变，得以跳出半猿猴状况的最早完整人类，只是个小团体。因此，其基因库 (gene pool, 基因的多样性) 相对而言也非常小。为发展出不同的族群（种族），突变的过程必在此原始的小基因库中加入了许多的不同基因信息。然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突变只会毁灭或修改原始的基因信息，绝不会加入新信息（请参阅第八章）。突变的生物（如多风海岛上的短翅飞虫）偶尔会成功繁盛，但这只是运气使然，并非是生物透过基因的改善而能「适应」特定的环境。

狮子狗是经过数世代选种培育的结果。相对于其野狗祖先，狮子狗有个较小的基因库，原因是育种过程中所挑选出来的狗均显示出较多狮子狗（想象中的新品种）的特征。长相与新品种不同的狗便不再加以培育繁殖，经过数个世代的育种，基因信息便从其基因库中除去。如此选种培育的最后产物，是一个比其野狗祖先小得多的基因库。可想而知，以如此有限的基因库所交配产下的必定是狮子狗；然而野狗因有较大的基因库，便能繁殖出不同外型的狗。⁶

既然较大的基因库能繁殖出各种各样的后代，是否人类的「各种族」也是源自于一个较大的基因库？情况似乎正是如此，然而这与达尔文主义的幻想形成了直接的冲突。狮子狗与狮子狗交配后会生下小狮子狗；但野狗（杂种狗）彼此交配后会生下不同外型的小狗。同理，白人与白人生下的小孩必为白人，但黑白混血儿 (mulatto) 与黑白混血儿则会生下不同肤色的婴儿。与白人及黑人相比，黑白混血儿有个较大的基因库，因此其后代在外表特征上可能产生较大的不同。最早的人类似

乎应有个较大的基因库，可使其后代产生外表上的差异（种族）。在此，达尔文主义者的理论与基因学的原理产生了正面的冲突。⁷

科学杂志(*Science Magazine*)曾报导，世界各地人类体内「无用」的去氧核糖核酸(DNA)断片(introns, 介入子)并无突变上的差异，这令达尔文主义者相当的惊讶。经由这「令人惊异」的真相，我们可估算出人类存在的时间仅有数千年，⁸而非两百万年。奥瑞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医学院专门研究人类血红素差异的科学家指出，人类在不久之前曾经历过一次人口上的瓶颈，而挪亚的大洪水（只有八个人在方舟上）可能就是这次历史上的人口瓶颈。⁹

如果大洪水后生还的猫，狗，或是人类（及其它各种动物）有较大的基因库，他们有否可能形成各自独立，并于内部交配繁殖的小团体，并进而形成较小的基因库（所谓的物种，*species*）？位于南卡罗来那州长春花滩(Myrtle Beach, South Carolina)的稀有及濒临绝种生物协会(*The Institute of Greatly Endangered and Rare Species*)，曾将一只公狮及一只雌虎共同饲养。虽然在大自然中互为敌人，它们却能成为朋友并交配生下一只半狮半虎的「虎狮」(*liger*)。既然这两种猫科动物能产下后代，它们必然来自相同的祖先。

斑马与驴子能生下「班驴」(*zeedonks*)，杀人鲸及海豚能生下「鲸豚」(*wholphins*)，骆驼及骆马能生下「驼马」(*camas*)，畜牛与水牛能生下「畜水牛」(*cattalo*)；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知，所有配对的动物皆来自相同的血源；它们必有相同的祖先，可以称为同「类」。¹⁰因此，世上所有的人类是来自少数拥有较大基因库的祖先；所有的狗是来自少数拥有较大基因库的狗；其余如猫，马，驴，鲸鱼，海豚，及牛等等均是如此。似乎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物种」皆是来自于种类极少的祖先。所谓的「物种形成」(*speciation*，进化论者的用语)，是基因库的减小，而非如进化论者所称是基因库的扩大。

许多「物种」是在各自独立并与其它「物种」隔离的状况下进行繁殖，如斑马或驴。斑马及驴能彼此交配产下后代（证明它们有共同的祖先）；但其后代却无法生育及繁殖。由于突变，基因物质中的蛋白质铭印作用(*protein imprinting*)能导致后代繁殖能力的改变。只因外型类似的「物种」产下无生育能力的后代，并不表示它们是来自不同的祖先。由于「物种」之一的基因已受到铭印或刻印，因此与另一「物种」交配生下的后代在基因上已无生育繁殖的能力；但在其各自的「物种」之内所交配生下的后代仍能继续繁殖。¹¹这种蛋白质铭印作用是动物能在数个世代后区分为不同「物种」的机制之一。

在最初的几种动物（有较大的基因库）生产之后，它们的后代分批向外移出。这些外移族群的基因库较小，因为它们只拥有上一辈部份的基因。在这种与外界隔离的族群中，隐性基因可能成为优势的基因，因此能繁殖出不同身体特征的后代（如狮子狗的育种）。许多特征，例如较厚的毛皮，能让一个生物在北方有较长的寿命，它短毛的兄弟可能在年幼时就被冻死于寒冷的气候中（冰河时期），无法和它一样产下较多的后代。这个厚毛的兄弟将其厚毛基因传给了自己的后代，短毛的兄弟因早夭，便无任何后代子嗣，因此，厚毛的基因便成为寒冷气候中占优势的基因。相对上，短毛基因则在温暖的气候中获得优势。

既然后代族群只获得祖先的部份基因，一个族群极有可能比另一族群得到更多厚毛皮，短脚，或厚脚掌等等的基因。因此，后代族群有可能在外型上产生差异，此亦为「物种形成」的机制。

各族群行为上的差异及体型大小也是「物种形成」的原因。狮子与老虎纵使有共同的祖先，仍成为天然的敌人；猎豹与家猫在交配方面可能会有很大的困难，同理，克莱兹代尔马（Clydesdale horse，高壮的驮马）与雪特兰矮种马(Shetland pony)，或骆马与骆驼等等在交配上亦有困难。族群在体型上的差异越大，相互交配繁殖的机会越低。

大洪水后地球的气候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冰河时期的降水量大幅上升，包括雪及雨（纬度较低的地区）。山脉向上隆起，形成了许多新的生态区，动物们必须加以调适。某些动物的特征使它们能在世界的某些地区适应得特别好，但在其它地区则未必。成功动物的基因传给了它们的后代，无法适应的动物则迅速死亡。

当人类族群四散在世界各处，如同动物族群一般，他们也在外型上有了改变，并形成不同的族群团体（种族）。在动物族群中影响「物种形成」的部份因素同样也影响人类族群，使各人类族群能发展出其独有的特征。

基因库对某些人类特征及特质的影响（从最初的基因库分为各族群较小的基因库），可从浅色皮肤的南美洲土著得到印证。这些土著生活在阳光强烈的地区，由于肤色较浅，他们比较容易得到皮肤癌；相对上，肤色较深的人较适合于这种气候型态。然而这些浅色皮肤的土著并未改变自己以适应这阳光强烈的气候型态（经过达尔文的进化，使肤色变深）。其祖先的基因库有浅色皮肤的倾向，因此他们的肤色较浅，他们因机缘巧合迁移到这阳光强烈的环境，然而，不论其基因特征是否适合，他们都生存了下来。

阿拉斯加的山峰族(the Summit tribe of Alaska)虽然生活在多云的环境中，他们的肤色却很深。深色皮肤降低了紫外线的穿透能力。阳光紫外线的照射是人体维他命 D 的主要来源，因此多云的环境并不适合肤色较深的人，因为他们很可能会得到佝偻病或软骨症。山峰族祖先的基因库倾向于深色皮肤，他们因机缘巧合迁移到这多云的环境，然而，不论其基因特征是否适合，他们都生存了下来。

还记得第十三章中的尼安德塔人？他大概是个深色皮肤的人，迁移到冰河时期冰层附近一个多云的环境中。由于肤色较深使得他体内的维他命 D 严重不足，他的骨头因而弯曲变厚，显示出佝偻病的症状。然而，山峰族因食用大量富含维他命 D 的鱼，而能避免得到佝偻病。

达尔文主义认为不同的动物「物种」，以及人类的各个「种族」是经由突变在其基因库中加入新信息之后进化而成。事实上，各个「物种」及「种族」间的差异是透过基因的变异，亦即由最初较大的基因库衍生出基因库较小，并具独特外型特征的后代。

然而，「种族」间的基因差异却出人意外的小。从地球总人口中随机选取两个人。这两人的基因差异，比其中某一「种族」所有人口的平均基因差异还要小。¹² 因此，我们是合一的；人类的各个种族（动物亦然）是为了因应不同气候及地域而分化出来的独特基因库，并非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透过数百万年的良性突变后进化而来。

第十五章 挪亚方舟无法容纳数以百万计的动物「物种」

对于进化论者而言，挪亚方舟能承载世上所有各种呼吸空气的动物，实在是件极为荒谬可笑的事。毕竟，数百万不同的动物「物种」是绝对无法装进一艘简易粗糙的大型平底船。然而诚如前章所述，所有的「物种」是经由基因库分化以及特定基因库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而来；因此，最原始祖先的数目及种类应少于百万甚多，因为它们的基因库较大且能提供足够的基因以应付各种各样后代之需。如此一来，方舟内动物的数目应较数百万「物种」为少。

创造论科学家估计，现今所有数百万「物种」的原始祖先，包括所有的动物种类，大约只有一万六千只。¹ 方舟上大部份动物的体积约为绵羊大小或更小，因此一万六千只动物只占方舟容积的百分之十五。方舟的长宽高大约为四百四十英尺，八十英尺，及四十五英尺。恐龙及其它大型动物的「青少年」由于体积及食量较小，因此很可能被选为保留的对象。再者，根据方舟的功能评估，粮食储蓄只需方舟容积的百分之十二，水则只需百分之九。² 因此方舟有相当多的空间能提供一万六千只动物及八个人的所有需求。

建造这样一艘船以及照顾船上动物所需要的技术，在古代应已具备。希腊人已有建造大型战舰的能力，例如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的「里昂提费拉」(Leontifera)。它有八层的划手，每层一边各有一百名划手，因此划手总数为一千六百人。³ 估计其长度约为五至六百英尺（比挪亚方舟还大）。印度西北部摩罕吉—达罗(Mohenjo-Daro)的居民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就已建造了备有马桶及冷热水的精密卫生及下水道系统。

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印度的罗索尔(Lothal)已有人工码头可供船舶停靠；这梯形码头长六百英尺宽一百英尺，有出入的甬道及内湾。此外，码头上亦有装卸货物的设备。中国上古时代的水边建筑物结构也已显示出相当先进的「停靠及接驳技术」。⁴

古代的人几乎已用尽了现代所有的木工工具：斧头，锛子，铁锤，木锤，楔子，凿子，钻头，车床，丁字尺，铅锤，圆规，刨刀，及锉刀。所有现代的木工技巧也几乎全数用尽：开榫眼，榫接，切斜面，胶合，以及精密的镶嵌接合。⁵

大洪水后的航海者早已航行于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可从冰河时期前精密的海岸线及地形图得到证明，这些极地冰层下的海岸线及地形地物是直到近代才由遥感装置测得（请参阅第十一章）。地图上精确的经纬度是需要靠高度的技术知识及能力方能绘制。这种精密的制图能力，是来自于天文学上一种测量装置的运用，此装置是由一个十字型的架子及一个滑轮所组成，并由一个铅锤来定位，由此可知古人已有如近代一般精确的航行及测量能力。古代埃及金字塔的建造者，亚述及巴比伦通天宝塔(ziggurat)的建造者，马雅人，及印加人皆表现出先进及惊人的工程技术能力，或许他们便是运用这个「凯尔特十字架」(Celtic Cross)来进行其工程测量。⁶

历史上对方舟搁浅于土耳其东部（根据圣经是在亚拉腊山上）亦有所记载。以下是两千年前，史家约瑟夫斯(Josephus)的记载：

「所有异族的历史学者均提到了洪水及方舟；其中包括迦勒底（巴比伦）的柏罗沙斯(Berosus the Chaldean(Babylonian))；当他在描述洪水

的景况时，他如此说道：『据说仍有部份方舟的残骸在亚美尼亚的库第彦(Cordyaeans)山区；许多人取走了船身上的沥青当做护身符以避免灾难』。埃及的希罗尼姆斯(Hieronimus)，腓尼基古物(Phoenician Antiquities)的作者，姆拿西斯(Mnaseas)，及其它许多的人都提到相同的事。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Nicolaus of Damascus)在他的第九十六本书中特别提到了这件事，他说道：『在亚美尼亚的米亚斯(Minyas)之上有座大山名叫巴瑞斯(Baris)，据说在山上有许多大洪水的生还者；方舟中所载的那人在山顶上着陆；山上遗留下了相当多的木料。这大概就是犹太立法者摩西书中所写的那个人』。⁷

这些古代历史学家所提到的地方即是现今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这些异教的历史学家绝无抄袭犹太传说的必要，但却都提到了一次历史性的世界大洪水以及一艘令洪水生还者得以获救的方舟。

一支波斯的探险队在公元六百年左右曾探勘过这些山区，并声称他们发现了「瓦鲁那的黏土屋」(Varuna's house of clay)。瓦鲁那是波斯及印度的「挪亚」。这艘船是在一坍方处被发现，船内有相当多的小房间。⁸

全世界两百七十以上的部落及民族皆有大洪水以及生还者乘坐一个箱子，柜子，掏空的树，一艘独木舟或船而获救的传说；这些传说所描绘在洪水中的求生方法几乎如出一辙。全世界都知道挪亚的大洪水，只有现代「有知识的」地球年老进化论者对洪水一无所知。

对某些人而言极为牵强的宗教神话，却明显的在科学上有极高的可信度并受到历史文件的支持。地质学上有关全球大洪水的各种证据，以及古代异教编年史的史实记录，显示挪亚方舟的故事不可能是伪造的。根据古代先进的技术，以及只需搭载一万六千只动物的状况而言，方舟的确能够满足任何逻辑上的要求；而非如地球年老论者无知地认定：方舟无法承载数百万的动物「物种」。

第十六章 石器时代约始于一百万年前，铜器与铁器时代则瞠乎其后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年表，猿猴是在两百万年前开始变成人类；自此之后猿人们开始使用石头及木头为工具，并开始直立行走及脱去猿猴一身骯脏的毛皮。这情景是由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所描绘，并且是根据高信度碳十四鉴年法对「三万年」以来各种与「穴居人」有关的事物及有机物的检定结果。（ ^{14}C 的半衰期约为五千年，因此「五万年」以上的有机物中所含有的 ^{14}C 会少到极难测量。）

年代超过「三万年」以上，地球年老论者便以他们的「过渡型化石」（即第十三章中的半猴半人生物）为证据，支持其一至二百万年突变进化的观点，达尔文主义者指出，突变缓慢地增加并改进生物的基因库，使那些日益类似人类的生物得到更多人类的特征，也因此使它们有别于其它较低等及进化程度较低的亲戚。这也就是他们所谓完整人类如何进化而来，以及猿人因何消失的过程。

大部份「穴居人」（尼安德塔人及直立人）的遗体及遗物是位于中欧及南欧，美索不达米亚（中东）北部，以及中亚。¹地球年老论者将冰河时期及「人类进化」的最后阶段相互联结。「穴居人」（其实是年老并缺乏维他命D的人类）在大洪水后八百年左右生活于冰河时期冰层的南端（如第十一章所述，大约始于公元前两千四百年），而非如地球年老论者所言，生活在一个长达数十万年的冰河时期。

这些「穴居人」所使用的粗糙工具，葬礼仪式，艺术作品，简单的乐器，及对火的运用与当今仍活在「石器时代」文化中的人类无异。²在世界的许多偏远地区，人们仍维持一种历代不变的简单生活形态。或是选择的结果，或是未受到「文明」及科技进步的外来者的影响，这些落后地区的人们仍保留与「穴居人」类似的文化。其间惟一的差别是「穴居人」较厚的四肢及脸部的骨骼。诚如前述，这些非常老的完整人类受到了多种疾病之苦（佝偻病及关节炎），这些疾病是因冰河时期潮湿多云的气候所引起。他们并非是正在进化中的猿人。

既然方舟是落在「亚拉腊山」上（土耳其东部），且冰河时期是由当时开始，我们应可预期「穴居人」的化石应该在冰层边缘及亚拉腊山地区十分常见，以符合人类从土耳其东部向外迁移仅数千年的事实。证据显示，事实正是如此。所有「穴居人」的化石都是在土耳其东部方圆几千英哩内发现，且是位于冰河时期冰层的边缘地带（现已消退甚多）。³

许多部落，如加拿大的一些部落，跨越了亚洲及白令陆桥（请参阅第十一章）向南及向东迁移（在冰河时期，他们绝大部份是沿着海岸线行进）。

所谓的「猿人」化石，即更像猿猴的生物化石，在世界各地均有发现。证据显示，它们若非是伪造，便是纯猿猴的化石（请参阅第十三章）。

然而重要的是，仅有极为少数的「穴居人」化石是在早期伟大文明兴盛之处被发现。古代的巴比伦，埃及，以及哈拉帕文明（Harappa Civilization，印度西北部，包括拥有先进冲水马桶的摩罕吉—达罗地区）均无「穴居人」的踪迹。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些「穴居人」祖先已进化成为具有高度技术的人，并建造了人类史上最早期的伟大文明；然而，在这些地区却没有发现穴居人的化石。

在挪亚一家八口及动物们离开方舟并在大地重新生养繁殖之后，仍保有洪水前大部份知识，以及较有组织并积极的部族便开始占领最好的土地，并在其上建立

相当先进的早期文明。较无效率的部族便被迫向外迁移。技术及组织上较落后的部族被迫越迁越远，需横跨欧洲及亚洲，进入冰河时期荒芜及恶劣的环境中，亦或向东及向南迁移。他们多半住在洞穴中（便宜的住家）并使用简单的工具及衣着。当冰河时期结束，伴随着冰河环境而来的病症（及长寿的情况）也减少。相对上，「穴居人」体型异常的状况也大为舒缓。

当「石器时代」的穴居人沿着冰河时期冰层逐渐向外迁移之际，「铜器时代」相应而生。方舟生还者的后代中仍保有冶金技术及数学能力者，在中东建立了最早的文明。他们迅速的占有了当地的各种矿床并开始冶金。之后，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工程，如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通天宝塔，以及哈拉帕先进的卫生系统，便逐一的被建造完成。后代人类是直到一千年之后才发展出能与这些最早期文明相匹敌的技术知识。

由此可见，知识较高，组织较健全的部族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及哈拉帕占有优势并握有统治权，技术落后，凝聚力较差的部族便被迫外移至冰河时期气候恶劣之地，或是向南及向东移出。

数世纪后，文明先进之地因人口成长，许多拥有先进技术的部族也必须向外移出以寻找人口密度较低之处。移民潮涌入了过去「穴居人」勉强求生存的不毛之地。冰河时期之后这些地区的状况已大有改善。「穴居人」由于身体的各种疾病及寿命的减少（大洪水后十代左右），在此时已不复存在。

在冰河时期的尾声，与铜器时代同时，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高加索山区（俄罗斯西南部）的部落发现了炼铁的方法。赫人（the Hittites，挪亚孙子赫(Heth)的后代）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乘坐铁制战车，使用铁制兵器，向下挥军直攻至迦南（Canaan，今日的以色列）。在其它部落取得制铁知识之前，赫人维持了强大的军事优势长达数世纪之久。

高加索山区自古至今均有相当丰富的矿藏。古代的巴比伦人，希腊人，以及埃及人皆在此地从事贸易工作。古代的记录显示，该地区在过去所拥有的林木及动物种类远比今日更为茂密及繁多，此外当地亦有相当频繁的火山活动。⁵这与大洪水后所预期的景况十分接近。冰河时期的高降水量，使这在今日已荒芜不毛之地（请参阅第十章），能在当时有丰富的动植物种类。此外，火山活动亦是可预期的，由于大洪水期间的板块结构与活动（请参阅第九章）在此时渐趋缓和，地壳相对上也必须做些调整。

古代的各部落均有普世性大洪水的传说，并能回溯其祖先至方舟的生还者及其后代。古希腊人指出他们的祖先是雅完(Javan)，⁶而雅完正是挪亚的孙子之一。腓尼基的首都是西顿（Sidon，今日的黎巴嫩），而西顿是挪亚的曾孙之一。巴比伦人回溯其世系至首位皇帝宁录(Nimrod)，而宁录亦为挪亚的曾孙之一。今日的阿拉伯人称埃及为麦西(Mizr)，圣经中指出麦西(Mizraim)是挪亚的第三代子孙。古代的亚述人（伊朗及伊拉克北部，位于巴比伦的北方）崇拜并祭祀其始祖亚述(Asshur)，他们的许多国王亦以亚述为其名号（例如普瑟亚述一世Puser-Asshur I）。亚述是挪亚的孙子之一。非洲至今亦被称为是含之地（含是挪亚的儿子之一），此外衣索匹亚亦被称为古实之地（古实是含的儿子）。

这些国家没有任何理由抄袭犹太的历史，因为它们皆为以色列的敌对国家。因此其祖传历史绝非抄袭自圣经旧约历史，它们历史中的人物与圣经中的相同人物也是各自撰写互不相干，因此，它们的历史可成为圣经人名及地名的左证。

既然这些古文明是在湿润的冰河时期（可由历史记录及卫星照片得到证明）兴起，他们的始祖必然是挪亚的后裔。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向外移出成为「石器时代」的穴居人，一些则在当地最佳的地理位置建立了先进的早期文明（铜器时代），其余者则向南及向东迁移。之后，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人类开始大量制造铁器并进入铁器时代。

第十七章 宇宙「大爆炸」始于百亿年前

地球年老论者通常也是宇宙年老论的拥护者，因为他们相信地球及宇宙均有数十亿以上的年龄。他们认为，既然星球间的距离长达数兆英里，星光也需要数十亿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地球（因此我们才能看到星光）；因此，远处的星球及银河必定有数十亿以上的年龄。（以下讨论所使用的解释模型是根据罗素·韩福瑞博士(Dr. Russel Humphrey)的名著，*星光与时间(Starlight and Time)*¹，此模型结合了天文学上各种不同的观察。如欲知细节，请参阅该书。）

宇宙年老论的逻辑有个极为严重的缺失，因为它预设宇宙是由一个爆炸，也就是一个造成物质向外膨胀扩张的「大爆炸」(Big Bang)所「形成」。若说是「向外扩张」，则必有一个核心或中心。如此一来，当物质向外扩张（或正在扩张）时，其内部必保有一个核心或中心，同理，向外扩张（有可能至今仍在扩张当中）的部份必有个边缘。宇宙年老论者将「大爆炸」理论纳入其宇宙无边界的假设中，却不知这正与上述之宇宙核心²及物质边缘（宇宙的边缘，因此宇宙是有限的，而非无限的）的必要性，产生了直接的冲突。

大爆炸论的拥护者必须坚持其难以想象（及自相矛盾）的假设：一个无边界的宇宙。因为如果说向外扩张的物质有个边缘（一个有边界的宇宙），他们便须承认有个核心的存在。如果有个核心，向外扩张的物质，以及光的速度，便可能受到重力的影响，星光也可能因此不需要数十亿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地球。

时钟在海平面上走的速度比在山顶上走的速度慢。这是因为时钟在海平面受到较强的重力影响，山顶上的时钟因远离地球的质量中心，因此所受的影响较小。现在假定宇宙是有边界的（如证据所显示），并由核心向外扩张。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重力上的时间膨胀或时间延滞(gravitational time dilation)能迅速增加星球的形成速度（正如物质的老化现象；亦即远离重力，时钟的速度变快）及光速。这个加速的概念，与光及物质在接近一个理论上的「黑洞」时，速度及老化现象会减慢的概念恰好相反（科学家相信他们已在宇宙中找到了三个黑洞；光与物质会被吸入黑洞的重力旋涡中）。

黑洞的周围有个逐渐扩大的隐形重力球面；这球面被称为事象穹界(event horizon)。当光及物质被拉向黑洞，在穿过事象穹界之际，光速及物质老化的速度会锐减。当物质不断的穿过事象穹界进入黑洞，这球面便会不断的扩大，原因是当黑洞获得物质（质量）之后，它的引力会相形增加。

同理，若地球的物质密度陡然间减半（质量减半），山顶的时钟便会因较小的重力而加速。（因此，时钟必须降低位置方能减低速度。）相对上，若地球的密度（质量）加倍，山顶上的时钟便会因较大的引力而减速，时钟此时就需要「向外扩张」远离地球中心，如此便能恢复速度。因此，当物质远离重力，它的老化速率便增加（趋向熵(entropy)或随机(randomness)）。

这可能与宇宙形成的过程相当类似。物质与光向外扩张，「白洞」（相对于黑洞）因而失去质量，当物质不断的向外逸出，事象穹界便因此崩溃瓦解。当光及物质接近黑洞的事象穹界时，其速度及老化速率锐减；在创世的过程中，当光及物质逸出白洞的事象穹界之时，其速度及速率剧增。这剧增的光速及老化速率一直持

续直到事象穹界完全崩溃；此时，所有的物质及光均在其外，光速及老化速率也随之正常化。

当事象穹界完全崩溃，扩张的物质在新形成的星球中产生热核融合；这些星球迅速的老化数十亿年，它们所产生的光以极高的速度射向四方（符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罗素·韩福瑞博士对于白洞理论有相当大的贡献，他同时也正确的预测了航海家太空探测船(Voyager space probe)对海王星及天王星磁场的测量结果。

他正确的预测是根据他的理论。在创世之初，白洞是一个直径两光年的水球；正如创世记第一章第二节所记，上帝在「深处」(the Deep)之上运行（深处可译为无底的深渊）。之后，这个水—物质迅速的向外扩张，在数小时之内（圣经则指出是数日）形成星球并快速的老化数十亿「地球年」，并以超高速将光线射至地球。热核融合将水—物质转换为行星的矿物。行星的组成物质是热核融合后的水，因此韩福瑞能正确的预测它们的成份及磁场力量。³

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以及宇宙有界限的极高可能性，远处的星球是能够在数小时内形成并迅速老化数十亿年，并在数小时内将光线送至地球。星光不需要数十亿年才达到我们，因为在物质扩张及宇宙形成之时，光速受到急速的加速。如此的理论是由历史上一位极受尊崇的物理学家所提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年轻宇宙发展及形成的绝佳架构。

超新星(supernova)是由星球爆炸所形成，爆炸后所产生的碎片在太空中朝四面八方飞去。超新星形成的时间越久，星球碎片飞离爆炸地点越远。这种不断向外扩张的碎片区称为超新星残迹(supernova remnant)。如果宇宙有百亿年之久，超新星的残迹应具有极长的直径，作为超新星形成已达数百万或数千万年之久的证据。然而，所有可观察到的超新星残迹都非常小，因此超新星必定只是在数千年前爆炸，而非数百万或数千万年前。⁴

如果太阳系及银河真有数十亿年之久，螺旋形的银河便不可能存在。螺旋形银河中星球的变异速度应早在数十亿年前便让银河的螺旋形解体。螺旋形的银河尚未解体，表示其年纪必然很轻。⁵

大部份的天体物理学家皆认为太阳的火是由氢变为氦的热核转换所产生。当热核转换发生时，称为中子的次原子微粒会从太阳放射而出。并且其中部份的中子会撞向地球。这些中子的撞击可从含钴的岩石中测得。科学家便是运用钴来计算太阳放射出来的中子总量。如果太阳很老，放射出来的中子数量必定相当多。然而测量的结果显示只有极少量的中子从太阳射出，原因是由氢转换为氦的过程只进行了很短的时间，仅有数千年而已。⁶

地球自转的速度每年约慢一秒钟。⁷以此速率回推，仅在三千万年前，地球自转的转速即可快至一天只有四小时。

如果我们的太阳系已有数十亿年之久，现在应该已无任何彗星或陨石在其内运行。如果太阳系的年龄为数十亿年，太阳系中运行的著名海尔波普彗星(the Hale-Bop comet)，哈雷彗星，及其它的「流星」应该早就消失不见。这些运行的物体若不是早已撞到某行星，就是在靠近某行星时焚毁，或是在运行到足够的速度之后弹出轨道离开太阳系。事实上，所有这些运行的物体应该会在一万年之内消

失在我们的太阳系中。⁸（地球及宇宙年老论者指出，神秘又无法观测的「欧特云」(Oort Cloud)会以某种方式在我们的太阳系中再制造出一些彗星。）

这些可观察到的证据是绝对不需要一个年老宇宙的模式来将之合理化。反之，它们相当符合圣经的架构，正如前述有关年轻地球在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以及文化上的各种证据。圣经中没有任何一件事被证明有误，相对上，确认圣经真实性的明证却如雨后春笋般为数众多。

第十八章 六千五百万年前恐龙绝迹是由于火山爆发及 / 或陨石撞击地球所致

既然这些运行的物体（彗星及陨石）应该在一万年之内撞击某行星，焚毁，或弹出太阳系，它们在六千五百万年前以毁灭性的方式撞击地球，扬起窒息性的沙尘，并导致恐龙绝种的可能性便很低。此外，如果彗星撞击真是导致恐龙窒息而死的主因，为何其它生物仍然存活？再者，为何恐龙会在洪水的沉积层中变为化石，且多半是为数众多的恐龙在洪水的沉积层中纠缠堆栈在一起，形成大型的恐龙墓场？

窒息而死的恐龙应该是死于干地上，之后随即被腐食动物所吞噬并解体，几个月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迹，因此也无法成为化石。但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恐龙化石。它们是被洪水冲走并葬身在沉积层中，如同其它没有进入方舟的动物一般。

如果彗星或陨石至少是在六千五百万年前撞及地球，我们应该能在沉积岩层中找到证据；陨石应该在沉积层中撞出许多大洞，这些大洞之后又被侵入陆地的海洋所留下的沉积层所填满。然而这些经五亿年缓慢堆积而成的沉积岩层中却没有任何陨石坑的痕迹。¹（地表的陨石坑均形成于大洪水之后。）

月球表面有相当多的陨石坑，但地球表面仅有少数；因此，若非月球的年龄远超过地球（不太可能），便是地球的沉积岩及火山岩层形成于陨石撞击月球及地球之后。（当陨石群猛烈撞击月球时，也极可能撞击至月球的近邻，地球。）事实上，太阳系中惟一没有大量陨石坑的行星便是地球；因此，地球的沉积岩及火山岩必定是在绝大部份陨石与行星撞击之后形成。由于我们的太阳系相当年轻，几乎所有陨石撞击行星（包括地球）的事件均发生在这数千年之间，随后地球上的陨石坑便被挪亚大洪水所形成的沉积岩及火山岩所侵蚀及掩盖。

很有趣地，拉施拉比(Rabbi Rashi)指出，根据犹太教的塔木德经(Talmud)，²彗星是造成挪亚大洪水的原因。古巴比伦人相信他们的神马尔达克(Marduk)击碎了一颗名为提马特的行星（Tiamat意指水怪），提马特的双眼因而成为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大洪水便是因提马特撞击地球而产生），它一半的「皮肤」则被拿来「补天」。³有趣的是，结冻的水是彗星的主要（约占百分之二十）成份。

许多天体物理学家，例如汤姆·凡·佛兰顿(Tom Van Flandern)，认为类似「提马特」的行星的确曾经存在于火星及木星之间。彗星及陨石在太阳系中运行的轨道显示它们是由一次位为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大爆炸所产生。许多陨石中含有钻石的情形表示它们曾经受过高温及高压，相当符合行星爆炸时的状况。彗星中含有硫磺，橄榄石，镍，及铁的情形也表示彗星是行星爆炸的残骸。⁴提马特爆炸后的大型破片向四处散射，之后逐渐稳定并形成自己的轨道；其中许多破片撞及行星，许多遭焚毁，许多飞出太阳系，其余的则受引力的影响留在太阳系内按其轨道运行。

月球及太阳系中一些旋转缓慢的行星（水星，金星，地球，及火星）有明显被陨石从同一方向撞击的痕迹，这表示它们曾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被许多大型破片从同一方向撞击。这爆炸的行星（「提马特」）为陨石撞击的现象提供了一个科学上合理的解释，⁵或许这也就是引发地壳变动并造成挪亚大洪水的主要原因。在此之后，因挪亚大洪水的严重侵蚀，所有撞击的痕迹皆被冲刷净尽。

印度古代曾有记载，布拉玛(Brahma)及其追随者曾目睹天空降下一个非常小的白色物体，一个小时之内，此物体变得如同大象一般大小并撞到地面，造成了一个普世性的大洪水。中国古代传说，在后羿统治的时代，有一颗明亮的星在一次剧烈的地变之前，从寅宫坠落。在古代秘鲁，爬上高山逃避洪水而得以生还的英雄，便是在观察到异常的「星球」活动后所做的决定。⁶

火山是由大洪水期间及之后的地壳运动所造成（请参阅第九章）。全世界五万个「死火山」是这次地壳剧变的见证人，因为在今日已无新火山的形成。现今的火山活动均发生于既存的山火。「死火山」的外型与息火山及活火山有些不同。许多目前已「死」的火山在人类历史中均有爆发的记录。

这些火山相当年轻。还记得，依照目前的侵蚀率，陆地会在一千五百万年内降至海平面的高度。火山，以及一般的山脉，是地表最先受到侵蚀的部份，因为它们形势陡峭并受到严酷气候的侵袭；因此，地球年老论者所谓密集频繁的火山活动使恐龙在六千五百万年前窒息绝迹之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但假设恐龙真的是被火山活动或陨石所产生的毒气及灰烬所灭，它们应该死于陆地上，并在几个月内被吞噬或腐烂净尽，也因此无法留下任何残骸能变为化石。此外，若恐龙真的是以如此的方式灭绝，为什么其它种类的动物能生存下来？恐龙及其它种类的动物是以化石的形式在沉积岩层中被发现，它们是在挪亚的大洪水中被洪流及泥沙所掩埋致死。

第十九章 地球年龄达数十亿年而人类出现亦有数百万年

地球年老论者相信地球，甚至陆地及海洋，已有数十亿的年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陆地仅需一千五百万年便会因侵蚀而降至海平面的高度。海洋的容积约为海平面以上陆地岩石容积的五倍。因此，海洋应该会在八千万年之内被沉积物所完全填满。如果海洋及陆地至少有八千万年的年龄，海洋应该早已充满了沉积物，且陆地会在降至海平面的高度之后重新升起，并如此重复五次。（或者我们应该相信山脉曾比现在高出一百倍，受侵蚀后降至现在的高度？）所有陆地岩石中的化石应该在形成后的一千五百万年内被侵蚀殆尽，然而我们却有五亿年的化石及岩石。

海洋（咸水）有一定的浓度。根据陆地受到侵蚀的状况，我们可以预估每年盐份进入海洋的量。假设海洋在刚开始时无任何盐份，有人估算目前海洋中所有的盐份也只需累积六千两百万年。¹ 然而海洋却有数十亿的年龄？

其它许多矿物同样也受到侵蚀而溶入海水之中。海水中所含的铁，镁，铜，镍，锰，钾，及其它各种矿物的浓度也能加以测量；依照目前的侵蚀率，只需数千年的时间便可达到目前的浓度，² 而非如地球年老论者所称需要数十亿年的时间。

请记住，大洪水期间严重的侵蚀将数以吨计的矿物冲入了洪流之中。因此，大洪水后的海洋已含有极高浓度的盐及矿物，因此我们绝无理由认为大洪水是发生在五千年之前（圣经指出大洪水是发生在四千四百年前。）

岩石中放射性的铀会因时间而衰变回稳定的物质（请参阅第七章），并产生氦气为副产品。氦气会向上穿过半透气性的岩层而进入大气层。由于我们已测得每年氦气从岩石逸出并进入大气的量，也知道氦在大气中的浓度，经由计算可得知大气中所有氦气的总量是在三百万年之内累积而成，³ 此与地球年老论者所宣称大气层的年龄（数十亿年）相比，实在少了许多。

地球磁场的力量是以相当高的比率向下降，以此比率回推，仅需两万年，地球磁场的力量就大到足以将地壳熔化。地球年老论者坚称地球磁场是以某种方式（神秘而不知名的磁力产生机制）重新产生力量，因此它的力量从未真的减弱过。但事实上，地球磁场的力量的确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下降了百分之七（也因此在过去的一千四百年中下降了百分之百）。⁴

磁场力量的减弱是可预测的，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有自然界的系统都自然而然的会衰败至完全的熵（随机或混乱）。放射性物质的衰变，山脉受到侵蚀，有机物的老化死亡，金属的锈蚀，磁铁失去磁力，同样的，地球磁场的力量也会因时间而减少。

经估计，世界上所有煤炭的储量相当于目前全球植物成长一百二十八年所产生的化学能量。⁵ 因此，若大部份的煤层是在三亿年前开始形成，且在这段时间中不断的增加，全球煤层的厚度应已超过一亿英呎（这可让许多壁炉燃烧很长的一段时间）。假设煤层的厚度占沉积岩层的百分之一；沉积岩层的平均厚度为五千英呎；煤层的厚度便为五十英呎。既然全球植物一百二十八年的成长能形成平均五十英呎厚的煤层，三亿年的植物成长所形成的煤层应厚约一亿一千五百万英呎（三亿年乘以五十英呎，再除以一百二十八年，等于一亿一千五百万英呎）。

现在将三亿年以来所有死亡动物的总生物量纳入考虑。我们可将今日所有存活的动物数量（数以兆计）乘以三亿年。这假想的情境反映出沉积岩层内应含有庞

大至无法计数的动物尸身—化石或是碳沉积物（石油，天然气）。由此明显可见，动植物的存在并未达数亿年之久。

然而，化石的数量及碳沉积物的含量却能符合全球性大洪水的情节：洪水仅淹没少数几代的动物，部份动物被埋在沉积层中，其余的则腐败消失。此外，形成今日煤矿总量所需要的植物，也只比现存的植物数量多三倍而已。因此，大洪水前的世界应有今日三倍左右的植物数量；以洪水后世界充斥广大不毛之地如沙漠，冻原，及干旱的山地的情形看来，这也并非是个难以想象的环境。⁶

假设第一个完整的人类是在一百万年前由猿人进化成为人类。目前世界总人口为六十五亿人，而两千年前世界的人口约为两亿五千万人。因此，若说过去一百万年来，也就是自第一个「完整的人类」进化完成后，世界的年平均人口为一千万人，应不为过。以一千万为平均数，在这一百万年当中便有两千五百亿人曾生存在这个地球上（以四十年为一代计算）。

绝大部份的人类，包括「直立人」及「尼安德塔人」（据称其中有部份是生活在一百万年之前），均有埋葬死人的仪式，⁷且多半附有陪葬物（笛子，⁸花，及艺术品⁹）。如此一来，这个世界应有两千五百亿个坟墓或下葬地点。但这些坟墓在那里呢？

地球年老论者承认在公元前两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间，世界人口的总数应该比耶稣基督时代的两亿五千万人为少。因此，根据历史而得的世界人口估计实与圣经历史相符，亦即在公元前两千四百年左右，当八个人及一万六千只呼吸空气的动物从方舟上下来之后（请参阅第十五章），世界人口才重新开始增长。

假定挪亚之后的世代每一对配偶有六个子女（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因为挪亚之后十代子孙的平均年龄是由六百岁逐渐减至一百五十岁），大洪水后两百年，世界人口便至少有十万人，大洪水后四百年（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世界人口便达数百万；换句话说，在宁录的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事件时（公元前两千两百年），世界人口若无百万也有数十万，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公元前两千年）则确定有数百万的人口。因此，古代世界兴盛的文化及文明是在大洪水后两百至四百年间，由数百万人所建立起来的。

以上数据明显支持圣经历史，而非达尔文进化论者所谓地球已有数十亿年的理论。我们已被主流地球科学及生物学家所宣称的「事实」蒙蔽了很久，然而地球年老达尔文主义者的各项主张及论点，却已在其拥护者所建构的地球历史美梦中留下了统计学上极大的梦魇。

第二十章 世界历史远较「神话的」圣经历史为早

很多人认为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因为据传说它在公元前三千年之前便已建立王朝。然而大洪水是发生在公元前两千四百年（根据圣经族谱中族长的年龄向前回溯），所以两者之一必有错误。

埃及历史学家曼那图（约于公元前三百年）曾按照历任的埃及国王编撰了一份年表，这份年表已成为古埃及编年史研究的基石。然而，这份年表却有相当多的错误。詹姆士·伯士达(James H. Breasted)曾写道，曼那图的国王年表是「一个散漫，草率，且极不严谨的作品，其中绝大部分的案例，可由现存的遗迹及文献证明其为误」。¹ 亚伦·盖德尼爵士(Sir Alan Gardner)嘲讽曼那图的作品道，「这倍受推崇的埃及历史，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堆垃圾」。²

以撒·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指出，曼那图以不同的名称重复列下相同的朝代，颠倒王朝的顺序，篡改国王名号并再三的重复使用，此外，他也将许多皇亲国戚，总督或宰相的名字列入年表之中。³ 古代埃及境内有许多区域性的「小王国」，分别由不同的统治者掌管。这些同时存在的国王被曼那图错误地依序列下，⁵ 因此，曼那图的年表实在不值得信任，古埃及的年表必须予以缩短。

冰河时期埃及境内的大雨，可由人面狮身像（号称四千五百年历史）上的石灰岩受到雨水严重侵蚀的情况得到证明，这种侵蚀目前已经停止。然而冰河时期不是在一万年前就已经结束了吗？大洪水后的几个世纪中，大雨的确降在中东及北非各地，因而造成人面狮身像上石灰岩的严重流失。⁵

中国历史亦号称能回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然而，这是根据碳十四对中国古代聚落的错误鉴定，以及许多冗长的「神话历史」。中国古代的传奇英雄中有一位名为「禹」，他规划了一项大规模的土地开垦计划。显然当时有相当大的地区遭到洪水淹没，他因而带领民众治水，使水能从土地上顺利排出。这是否也是在挪亚大洪水后所留下的一个「大水坑」呢（请参阅第十章）？

中国古代名著易经载有伏羲氏的故事，伏羲氏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始祖。历史记载，伏羲氏及其妻子并三子三女曾在一次大洪水中侥幸生还。他与他的家人是大地仅存的生还者。洪水过后，他们在世上生儿养女。中国的一间古庙中仍绘有伏羲氏在汹涌波涛中所乘坐的船。图中有海豚在船边游动，并有一鸽子口衔橄榄枝飞向该船。⁶

这故事的细节与圣经所述极为相符，也与世界其它地方的洪水传说十分相近（请参阅第五章）。史上第一次的日蚀记载是发生在公元前二一三四年的中国，因此中国的神话历史也未必如一般所相信的那么久远。⁷ 然而，中国境内「石器时代」的聚落显示出极为古老的年代（基于错误的¹⁴C鉴定），让地球年老论者相信中国的文化比其应有的年代更为久远。

据称，古巴比伦人是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开始建造其惊人的建筑物。然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 约于公元前五百年)曾在一个古塔废墟中所发现的金属饰板上写道，他曾重修过这座宝塔，这宝塔是由巴比伦的第一位国王所建，但在即将完工之时因建筑工人突然无法了解彼此所使用的语言而停工。尼布甲尼撒王并写道，这第一位国王所统治的朝代是他在位（公元前五百年）之前的四十二代。在此，我们得见一位古巴比伦王亲自叙述其王国肇始于公元前两千两百年！

如此的时间范畴相当符合圣经的叙述；大洪水后两百年左右，宁录这名反抗上帝的神秘主义者，成为巴比伦的首位国王。上帝在巴别塔变乱了各部族的口音，使他们无法相互沟通，因而使各部族相继离开美索不达米亚，以符合上帝先前「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命令。这项历史事件，在世界各部落民族的传说中皆有提及。⁹

亚历山大大帝曾经从巴比伦人手中取得许多天文学上的记录，这些记录可自公元前三三一年向前回溯一千九百零三年。巴比伦人告诉亚历山大大帝，这些天文记录是始自巴比伦开国之初，换言之便是公元前二二三四年。¹⁰ 这是巴比伦人的记录，而非犹太旧约中的记载。巴比伦人无需在历史上与其宿敌犹太人有任何共识。然而两国却在巴比伦的立国时间上产生了共识。

根据第四世纪的史学家优西比伍斯(Eusebius of Caesarea)所言，希腊的首位国王伊基亚列伍斯(Egialeus) 登基于公元前二〇八九年，也就是在公元前七七六年首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的一千三百十三年。然而地球年老论者却相信错误的碳十四鉴定结果（请参阅第十二章）以及他们的达尔文哲学，认定希腊及其它古文明比上述的年代更为久远。这些鉴定结果及哲学相当令人起疑；因此，我们应努力寻求真实可靠的科学及历史证据。

拜占庭编年史学家康斯坦尼伍斯·曼那撒斯(Constatinius Manasses)曾写道，埃及王朝共持续了一千六百六十三年。如果这是正确的，从公元前五二六年波斯王坎贝撒斯(Cambyses)征服埃及向前推算，埃及应该始于公元前二一八八年。¹² 埃及传说的开国者曼尼斯(Menes)，其实就是挪亚的第三代子孙麦西（希伯来）或曼斯崔(Mestre, 希腊)。这又再一次的符合圣经的时间范畴。

当撒克逊人在公元五百年左右从欧洲大陆迁移至大不列颠时，当地住民（威尔斯人）注意到这些新邻居的野蛮及异教风俗。撒克逊人有祭祖的风俗（欧丁及基特，Odin and Geat），并对圣经毫无概念。威尔斯（讽刺的是，撒克逊语中威尔斯的意思是「野蛮的外国人」¹³）在此之前三百年已信奉基督教，因此对撒克逊冷血般的异教生活方式感到相当骇异。¹⁴

这些「野蛮人」携有其国王的族谱，这些族谱可追溯到他们的第一位国王，挪亚。这些对圣经毫无所知的撒克逊人，世世代代编撰其国王族谱，但却将圣经中的挪亚列为他们的第一位国王。¹⁵ 就我们所知，撒克逊人并非是在信奉基督教之后，将圣经人物挪亚及其第二位国王西辅（Sceaf，雅弗(Iafeth or Japheth)的笔误）插入其国王族谱的最开端。当撒克逊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将第二位国王的名字改回雅弗（如圣经所述），因为当他们阅读完创世记之后，他们发现西辅乃雅弗之笔误，因此有意更正错误。如果这份族谱是为了符合创世记而捏造，为什么他们只在修改第二位国王的名字之后就停手？再者，为什么他们坚称西辅（后改为雅弗）是在方舟上出生¹⁶，而圣经却明白指出雅弗协助建造了方舟？

公元五百年左右共有五个撒克逊部族迁至英国。这些部族虽各有王室族谱，但全都汇聚到其共同祖先，欧丁。这欧丁被所有的撒克逊部族奉为神明。各部族的族谱自欧丁以上至西辅（雅弗）及挪亚，完全相同。这些彼此竞争的部族并不希望与其它「房」（Houses，五房分别为：林赛房(House of Lindsay)，肯特房(House of Kent)，摩西亚房(House of Mercia)，诺斯安比亚房(House of Northumbria)，东安吉

利卡房(East Anglica)的亲族共享世系，但他们却无法否定其共有的传统及传承。

17

斯堪地那维亚的维京人亦能追溯其国王世系至欧丁，西斯克夫(Seskef，雅弗)，以及诺(Noe，挪亚)。为何撒克逊及维京这两大世仇会在国王世系上产生共识并共同造假，将圣经人物及一些最早期的国王列为他们的共同祖先？维京人至少是到公元九百年才接受福音，因此这些已成为基督徒(公元五百年左右)的撒克逊人对维京人的野蛮行径颇感震惊及胆寒；撒克逊人心想，这些北方的野蛮人绝不可能和我们有共同的祖先吧。但毫无疑问，他们的确有相同的世系，因为两千多年前他们在欧洲大陆上是同一族人。¹⁸

威尔斯人同样也能将其王系追溯至挪亚。挪亚的儿子雅弗以及孙子雅完(Javan)也都名列族谱之上；在此之后，族谱上便出现圣经中所没有的人物姓名或部落名称。就我们所知，这份族谱是由全然不谙圣经的异教徒所编纂，因他们所引证的古代文件是由一种现已失传的文字(基督在世以前)所撰写而成，这些文件在黑暗时代(Dark Ages，公元五百至一千两百年)经多次翻译之后成为现代文字。¹⁹

中国南方的苗族亦能追溯其祖先至雅弗的一个儿子。威尔斯人的祖先是雅弗的儿子雅完，而苗族则追溯至雅弗(雅服(Jah-phi))的另一个儿子歌篋(Gomer，歌米那(Gomena))。在苗族的历史中也提到了雅弗(雅服)的兄弟含(罗含(Lo Han))及闪(Shem，罗闪(Lo Shen))。即使从未听过或读过圣经，苗族似乎对圣经历史相当了解。他们的挪亚(努亚(Nuah))平安的渡过了一次灾难性的大洪水，放出了一只鸽子(还记得那幅中国壁画?)，并着陆在干地上。他们的世系甚至能超过挪亚(努亚)而回溯到第一个人类，他的名字(英译)为「尘土」(Dirt)²⁰(亚当是由尘土所造)。

许多历史学家甚至支持圣经所言有关大洪水之前人类寿命长达八九百年之事。许多古代异教历史学家均提到前一代的人类有极长的寿命：西斯提亚伍斯(Hestiaeus)，摩楚斯，贝罗苏斯，曼那图，希罗尼姆斯，海索德，海卡泰伍斯，伊弗罗斯(Ephorus)，以及尼古拉斯。²¹

当时人类的高寿可能有以下几项成因：相较于挪亚一家，他们有极大的基因库；大洪水前的世界可能有较高的大气压力及较强的地球磁场(可使紫外线偏向)因而有较低的紫外线；大气层中含有较高浓度的氧及二氧化碳(正如洪水的沉积岩所显示)；以及其它可能的原因。大洪水之后，由八个生还者所形成的极小基因库(请参阅第十四章中，由世俗(非基督教的)遗传学家所提出之基因瓶颈理论)，加上大洪水前后世界环境的改变，使得人类寿命在大洪水后的十代之间迅速递减。

由此可知，世俗历史实际上是支持圣经这本有史以来最正确的历史书。这些异族部落虽然对希伯来的历史毫无所知，但却对大洪水及其后的人类族谱有相当的了解，更能追溯他们的祖先至挪亚的各子嗣。

第二十一章 创世记必定是神话因为它是摩西在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左右所着

许多服膺地球年老进化论的历史学家指称，圣经最早的历史是在「假想的」大洪水发生至少一千年之后，由摩西靠幻想杜撰而成，因此它全然不可信。他们认为摩西只是觉得犹太人应该有本手写的历史，因而着手运用神话，传闻，及他自己的想象创造出了这么一本历史。因此，这项作品只是一本在事后填补日期，充满小谎且极不可靠的杂记。

然而明确的证据显示，创世记是摩西根据其祖先所遗留下来的楔形文字泥板，并对其内容稍加编辑之后写成。¹ 因此，创世记的资料来源是古人亲眼所见及亲笔所写的文字记录，而非神话，传闻，及想象。

美索不达米亚的古文明有项特殊的著述系统，亦即在湿泥板上写下符号及文字，待泥板干燥硬化后便成为所谓的楔形文字泥板。（希伯来文的「写」意指「刻」或「挖」；² 因此，希伯来人也是运用这项古老的方法，以楔形文字泥板来相互沟通。）当泥板上的文字叙述完成之后，抄写者会将泥板拥有者的姓名刻（写）在泥板上，此外，抄写者也偶而会将文字创作的时间及 / 或背景刻（写）上去。这种在文章最后所做的铭刻称为题跋(colophon)。³ 古代楔形文字泥板上，题跋均是位于文章之末。

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记当中，「这是____的子孙」这样的文句总共出现了十一次。「子孙」的希伯来文是toledot，意指出身或家族历史。因此，当经文出现「这是挪亚的子孙」时，表示所记载的是挪亚的出身或家族历史。⁴ 根据楔形文字的写作惯例，此文句便是挪亚在其楔形文字泥板上的题跋；因此题跋前所有的文字皆是由挪亚亲笔，或是其抄写者所写。泥板上的文字也因此成为挪亚出身及其家族历史的忠实记录。

挪亚将自己及祖先的历史记录在泥板上，并在泥板底部题跋宣告这是挪亚的家族历史。他的楔形文字泥板涵盖自亚当（亚当也有泥板，他死于挪亚出生前一百年左右）至大洪水前的历史。挪亚的儿子，闪，含，及雅弗，则合力将大洪水的细节写在一块楔形文字泥板上。

因此，人类的起源是由目击证人所写下的实录，摩西只是对之稍加誊写及编辑而已。我们知道摩西至少曾校订过部份楔形文字泥板的内容，因为创世记中的许多旧地名曾受到更改，使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左右的希伯来人能知道所指何处。摩西在处理祖先泥板上过时的地名时相当谨慎，他加上了当时的地名使希伯来人能够认出这些地方（创世记第十四章，第二，三，七，八，十五，及十七节）。⁵

摩西在创世记中（Genesis 在希腊文中意指「toledot」）极为细心的引用亚当，挪亚，挪亚的三个儿子，他拉(Terah)，以实马利(Ishmael)，以撒(Isaac)，以扫(Esau)，及雅各(Jacob)的楔形文字泥板作为资料来源。我们因此可知摩西所引用的是其祖先自创世（约于公元前四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八百年左右的历史记录。有趣的是当雅各移居到埃及之后便采用埃及人在纸草纸(papyrus paper)上写作的方法，尔后雅各便未再使用题跋（在楔形文字泥板上），所有附有题跋的楔形文字泥板都是他在移居埃及之前刻写的。

创世记第二章第一节中载有「这是天地万物的历史（源起）」这样的题跋，此时亚当尚未被造。亚当并未目睹创世，因此这首次的题跋所指的是天地万物的历史，而非亚当的受造。自此之后人类出现，并开始以楔形文字记录他们自己的历史，这些泥板经整理汇编之后流传于后世，最后传到摩西手中。

然而，许多怀疑论者甚至认为摩西本身便是个神话。但摩西的存在曾得到古代历史学家的确认。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写道：

「在亚美尼亚的米亚斯(Minyas)之上有座大山名叫巴瑞斯(Baris)，据说在山上有许多大洪水的生还者；方舟中所载的那人在山顶上着陆；山上遗留下了相当多的木料。这大概就是犹太立法者摩西书中所写的那个人」⁶

狄奥多罗斯·西库勒斯(Diodorus Siculus)写道，摩西领导异族离开埃及，因为他们的疾病迫使埃及人将之驱逐出境。⁷ 希罗多德及斯川博(Strabo)亦曾提到犹太人出埃及一事。⁸

犹太人出埃及更得到了许多古埃及历史学家的证实。查理曼(Chaeremon)及曼那图宣称自己是从埃及庙宇的文献中得知出埃及之事。这些文献指出犹太人被赶离埃及是因为他们的疾病及宰杀神圣动物（羔羊？）献祭的风俗。

然而圣经记载，由于法老王不容许犹太人离开埃及前往应许之地（以色列），上帝便降灾祸给埃及人，迫使法老王让犹太人离去。当然，像埃及这样一个强权国家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被迫让一个奴隶国家得到自由，因此他们修改历史使犹太人看来如同罪犯及恶棍一般。

在出埃及之时，利未人或科罕尼人（Cohanim，今日的科罕人Cohens）为婚姻的缘故，在各支派间被挑选并隔离出来，目的在使他们成为一个专司祭司职务的支派。今日科罕人的许多组基因标记(genetic markers)显示这被孤立化的婚姻匹配事件是始于一百零六代之前。¹⁰ 假设一代是三十二年，这件事便是发生在公元前一千四百年。

比摩西更早四百年的约瑟(Joseph)也被许多怀疑论者视为是虚构的人物。约瑟原本是埃及的一名囚犯，由于他说服埃及人应储存七年的粮食，因为在即将到来的七个丰年之后会跟随着七个荒年，而得到法老王的赏识并赐予权位。当荒年到来，约瑟饬令不许将粮食卖给挨饿的外邦人（创世记第四十一章五十三至五十七节）。

公元一八五〇年，一名富有贵族妇人的坟墓在叶门（阿拉伯南部）被人发现，其年代约为公元前一千八百年。坟墓上写道，这妇人名叫拉加(Rajah)，是祖示法(Dzu Shefar)的女儿，奉哈姆亚神(the God of Hamyar)之名，派遣管家向约瑟购买粮食，然而她的管家却一去不回。随后她派遣女仆想以银子交换面粉，结果也不成。她又再次派遣女仆，想以金子及珍珠换取粮食，但约瑟却不愿与她交易。坟墓上也记载，这名贵族妇人因此几乎被饿死。圣经又再一次的受到外族有力证据的支持。¹¹

亚伯拉罕是挪亚之后第十代的希伯来族长，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两千年。许多怀疑论者也认为他是神话中的人物，然而相当多圣经之外的证据证明他确实存

在。许多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贝罗苏斯，尼古拉斯，及海卡泰伍斯均在其著作中提到亚伯拉罕。¹²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大卫王(King David)重修了一座位于内格夫沙漠（the Negev desert，以色列南部）中的堡垒，并将之命名为别是巴(Beersheba)。埃及卡那克（Karnak，亦即路克索(Luxor)）的阿蒙神庙(The Temple of Amun)中有铭文显示，该堡垒的原名是亚伯拉罕堡垒(The Fort of Abraham)。无需为犹太历史举证的埃及人也知道亚伯拉罕在公元前两千前建造了一座堡垒。¹³一千年后的大卫王或许不知是亚伯拉罕建造了这个堡垒，但以色列的敌人埃及却晓得堡垒的建造者是谁。

当古代历史被越来越多考古学上的发现所披露，摩西所誊写的历史便一再的得到证实。圣经中没有任何一件事被证明有误。耶利哥(Jericho)，¹⁴ 所多玛及蛾摩拉(Sodom and Gomorrah)，¹⁵ 以及赫国(the Hittite nation)¹⁶ 都曾被认为是神话。然而现代的考古学却再三的证明圣经理史的正确性。

第二十二章 古中国文明与中东文明各自独立发展

主流人类学家认为中国人和其它人类族群一样，是由「石器时代」的猿人「进化」而来，在进化的过程中他们发展出自己的文字，并记录下自己独特的历史。然而，他们的历史真的那么独特吗？如同世界其它地方的部落民族，中国的各部落民族也有普世性大洪水的传说（请参阅第五章），因此古代的中国人应该对挪亚的大洪水有所知悉。

除此之外，从中国的文字系统当中也可得知他们对创世记的历史有多方的了解。古代中国人使用图画（简易的绘画，多为线条及圆圈）代表文字。他们也将不同的图画文字合并，形成新的图画文字。（他们以合并象形文字的方式增加他们的字汇，也因此能运用文字提高他们在口语之外的沟通能力。）

例如，「船」的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是由「口」（人），「舟」，及「八」所组成。¹「八」，「卅」（双手合并），及「土」（土地）所组成的字是「共」。²「共」再加上「水」就成为「洪」。³洪水淹没大地，八个人共乘一艘船的情景，看来似乎相当熟悉！

「三位完美者」的象形字（直立的三，字形如「小」）加上「上」的象形字（字形如「二」），便形成「示」字（上帝或神的部首）。⁴显然中国人有上帝三位一体本质的祖传知识，如同早期犹太人称上帝为Elohim（字尾“im”代表多数），上帝有三个位格，神圣的三位一体。

中国人显然对世界上第一个人类也有一定的了解，「完美者」的象形字是「丨」，加上「土地」的象形字「土」，便形成「上」，亦即「士」，意指「成熟的男人」。根据圣经，亚当是由尘土所造的一个成熟男人。中国南方的苗族也有关于第一个人类的传说，此人名为「尘土」，他的子嗣包括拉马(Lama)及努亚（苗族的挪亚）。圣经中的拉麦(Lamech，可能就是苗族的拉马)认识亚当及挪亚，因此古代中国人对创世的了解大概就是透过这两个人（拉马，然后是努亚），之后再传给努亚的后代，努亚的后代当中有部份成为最早的中国人。

「田」（田园）的象形字是一个方块，并由方块的中心向外延伸出四条线。圣经提到有四条河从伊甸园的中心向外流出。⁵这或许只是个巧合，也或许是中国人的老祖宗直接从挪亚那里得知此事。

圣经指出上帝是以说话的方式创造了世界，而中文「告」的象形字很明确的将此事表达出来。许多中国象形文字及甲骨文的研究者认为「告」字的上半部「牛」（生，或意为创造）是由「上帝」（字形如「中」）及「土地」（字形如「土」）所组成，加上下半部的「口」之后便成为「告」，意指「说」。⁶此外，「口」的象形字加上「册」及「示」（上帝）的象形字则成为「典」（法典或法规）。⁷因此，古代中国人相信他们的法典或法规是由上帝亲自启示，并且他们的文字系统是源自于对圣经历史（如上所述）的描绘。中国人接受教导敬拜上帝，可由「宗」的象形字得知，「宗」是由「宀」（房或屋顶）的象形字及「示」（上帝）的象形字所组成，有「跟随，尊敬，及宗教」的意思。⁸因此，古代中国人尊崇并跟随他们的创造者，他们这么做是有很好的理由。

亚当及夏娃在伊甸园违背上帝，罪及死便因此进入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亚当及夏娃在犯罪之后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因而感到相当的尴尬及羞耻，上帝发慈

心，杀了动物取其毛皮，协助这第一对人类夫妇蔽体。在这个例子中，上帝对于人类的慈悲及怜悯可由「依」的象形字得见。「依」是由「人」（上帝）及「衣」两个象形字所组成（而「衣」则是由「亼」（覆盖）及「两个人」的象形字组合而成）。⁹ 中国人知道「依靠」上帝必不至落空，因为祂满有慈悲及怜悯，为第一对夫妻预备了所需的衣服。

综观中国上古史¹⁰（及犹太历史），羊及牛是献祭给上帝的主要牲口。显然中国人认为献上这些动物能够取悦这位创造主。此外，羊及 / 或牛也可能就是为了提供第一对夫妻衣物而被杀的动物。亚当与夏娃的一个儿子亚伯将自己羊群中最好的献给上帝；上帝非常喜悦。中国人与希伯来人均认为羔羊是最好的牲礼，这可由「匡」（解救或拯救）的象形字显示。「匡」是由「匚」（藏匿或藏身处）及「王」（羊）的象形字所组成。¹¹ 意指羔羊能施行拯救。

献祭羔羊的重要性在大洪水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渐降低。中国皇帝很快的便成为上帝恩典的主要受惠者，献祭因而成为皇室仪礼，使皇帝能得到益处。¹² 然而由中国皇帝主祭的郊祀（公元一九一一年停止），仍残留了一些过去对上帝的理解及认识。郊祀对中国文化极为重要，伟大的哲学家孔子（公元前五百年）曾说道，「明乎郊社之礼...治国其如示诸掌乎」。¹³ 意指懂得郊祀或祭天大典的人...对于治国便如同观看自己的手掌一般容易。孔子又说道，「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¹⁴ 表明郊祀的目的是在事奉这位创造主。（译注：孔子所言出自中庸第十九章。）

这项传统献祭仪式亦内含伊甸园的故事。在中国，献祭牛羊的地点是位于帝国的最东端。¹⁵（希伯来人也使用牛犊及羔羊。）亚当及夏娃是自伊甸园的东端被赶出。之后，他们的儿子亚伯无疑也是在伊甸园的东端（伊甸园的东边）献了一只羔羊。

中国古代「义」的象形文字是「我」在「羊」之下。意指我在羊之下便有公义或公正及正直。¹⁶ 中国人在羔羊及牛犊的献祭中见到了救赎（希伯来人亦然）。「上帝」与「血」的象形字组合之后便成为「主」的象形字。¹⁷ 似乎充满了血的羔羊祭牲便是象征着「主」—「上帝」的「羔羊」。上帝早已借着古代中国的文字系统，向中国人预先陈明了福音的信息。这难道不让人感到惊讶吗？

创世记第三章第十五节预言夏娃的后裔会伤了撒但。因此夏娃的子孙中有一位注定会毁灭撒但。「好」的象形字是由「子」（或后裔）及「女」所组成。¹⁸ 「女人」之「子」，「神的羔羊」会从撒但的魔掌中将我们「拯救」出来。一位牧师所能讲述的似乎也就是如此。

上帝的永恒在郊祀的吟诵中表现无遗：「永固高厚兮，宰御久常」。¹⁹ 意指上帝一直坚固着高天及地下，上帝所统治的国家必永远长存。中国人知道上帝是所有人类的创造者及主宰，「于昔洪荒之初兮，混蒙，五行未运兮，两曜未明，其中挺立兮，有无容声，神皇出御兮，始判浊清，立天立地人兮，群物生生」。²⁰ 意指起初，在天地未造之前，到处混沌不明，金木水火土等行星并未运行，日月也未出现，此时，整个世界悄然无声，也无任何有形的物质。然而上帝统管万有，区分了黑暗及光明，更创造了天地万物及人类，使万物能生生不息的延续下去。（译注：吟诵之文字出于大明会典。）上帝是永恒的，祂创造了过去，今日，及未来所有存在的事物。

从以上的讨论可知，古代的中国人是挪亚夫妇的子嗣，也是亚当及夏娃的后裔。中国人和其它任何人种一样，都是亚当及挪亚的后代。因此，从（科学上无法得到证实的）「石器时代」猿人「进化」成为人类的这项概念，实在是毫无任何根据。

第二十三章 旧约圣经并无神迹般地预言弥赛亚的来临

从六千年前亚当的时代开始，上帝便应许人类一位弥赛亚，以弥补伊甸园中因违反上帝旨意而造成的伤害。这位弥赛亚（耶稣）是上帝三个位格中的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分别为圣父，圣子，及圣灵。「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此时上帝仅有一位，但随后祂说道，「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圣经中上帝的另一个名称是 **Elohim**；字尾“**im**”代表多数，因此上帝告诉我们祂的位格不止一位。

当撒但（原名路西弗 **Lucifer**）引诱夏娃及亚当犯罪，肉体的不朽便不复存在。然而因着上帝(**Elohim**)的慈爱，祂为所有以喜悦的心期盼弥赛亚（圣子）来临，以及日后所有因弥赛亚的降世，受死，及复活而欢欣的人预备了属灵的拯救。亚当曾在—块楔形文字泥板上（请参阅第二十一章）写下上帝的话语，「我又要叫你 and 女人彼此为仇（这是对撒但所说的话），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记第三章第十五节）上帝有意借着—个女人（马利亚）降生世间，击打撒但并摧毁他的计划。但是撒但会对弥赛亚及祂的跟随者进行迫害（「你要伤他的脚跟」）；然而撒但的头最终将会遭到击伤，表示他是最后的失败者。这是弥赛亚降临的预言之一。

约瑟（亚伯拉罕的曾孙）曾写道（这段文字记载于纸草纸之上，是希伯来人在埃及学到的书写方法），「圭必不离犹太，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创世记第四十九章第十节）耶稣来自犹太支派。正确预言祂出身支派的机率有多少？这个机率是一比十二（犹太是十二支派之一）。约瑟之后一千年左右，弥迦(**Micah**)预言弥赛亚将出自伯利恒城（**the town of Bethlehem**，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正确预言耶稣出身城市的机率有多少？这个机率是一比两千（耶稣的时代，以色列大约有两千座城市）。再者，两个预言同时实现的机率呢？这个机率是一比两万四千，因为 $12 \times 2,400 = 24,000$ 。

我们在此将再列举另外十五个有关耶稣的预言，并将这些预言共同实现的惊人机率做—统计。请记住，累进机率(**cumulative odds**)是相乘（例如 12 支派 \times 2000 城市）而非相加。此外，圣经抄写者是绝对无法改变预言内容以符合耶稣的特殊性，相关讨论请见于后。

大卫王（公元前一千年）预言弥赛亚的手及脚会被刺穿（诗篇第二十二篇第十六节）。十字架的酷刑是波斯人在大卫逝世三百年之后才发明。在耶稣的时代，罗马人通常是将「罪犯」以绳索绑在十字架上，而非钉在其上。但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这项预言实现的机率如何？根据最保守的估计是一比一百。因此三项预言实现的累进机率为—比两百四十万（ $12 \times 2,000 \times 100$ ）。

大卫同时也预言祂将会被朋友出卖（诗篇第四十一篇第九节）。历史上政治人物被无情地出卖可以说是常事，但对于宗教领袖则极为少见，因此，保守估计，耶稣被（犹太 **Judas**）出卖的机率为—比十。累进机率则为—比两千四百万（ $2,400,000 \times 10$ ）。

上帝默示大卫（诗篇第二十二篇第十八节），弥赛亚的衣物将会被拿来当做打赌之物（这预言在罗马士兵拈阄瓜分耶稣衣物时得到实现）。所有被处决的犯人

当中，有多少人的衣服会被刽子手拈阉瓜分？最保守的估计是一比一百。累进机率至此为一比二十四亿。

大卫预言（经由上帝的启示）弥赛亚被钉死的尸身将不会朽坏（诗篇第十六篇第十节）。圣经历史中有许多人从死里复活；因此我们保守地预估此事发生的机率为一比一万。目前的累进机率为一比一万乘以二十四亿。

此外，在诗篇第三十四篇第二十个节中，大卫预言弥赛亚身上的任何一根骨头都不会被折断。大卫王之后一千年左右的罗马人在执行十字架酷刑时，均会将犯人的腿打断以加速其死亡。当耶稣被钉时，祂身旁两个犯人的腿均被打断，因此他们都在犹太安息日之前死亡；这是对希伯来人习俗的尊重。耶稣很早便将「灵魂交在父手里」，因此祂的腿不需要被打断。这预言发生的机率约为一比二十。累进的机率则为一比二十万乘以二十四亿。

先知阿摩司（Amos，公元前七百五十年左右）预言当弥赛亚受难之时，黑暗会在午间来到大地（阿摩司书第八章第九节）。异教历史学家大流士(Thallus)曾指出，在公元三十二年的某一日白昼忽然由亮变暗。门徒时代被大众无异议接受的福音书（请参阅第二十四章）提到，耶稣被钉的那一日，日头突然间变黑。以极为保守的态度估计，此事发生的机率为一比一千。至此，累进的机率为一比二亿乘以二十四亿。

先知以赛亚（Isaiah，公元前七百二十年左右）预言（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有位先知（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会为弥赛亚预备道路。历史上有那一位国王是由先知来宣布他的来临？似乎没有。因此保守而言，这件事发生的机率可为一比十。目前为止，累进的机率为一比二十亿乘以二十四亿。

以赛亚也预言弥赛亚将会受到残酷的折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五节）。历史上绝大部份被谋杀的领袖人物，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行刺或暗杀身亡，极少是受折磨而死。因此，保守估计，此事发生的机率为一比十。目前的累进机率为一比二十亿乘以两百四十亿。

这位先知更预言弥赛亚将会被吐唾沫并遭到殴打（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六节），这事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六十七节得到了证实。纵观历史，有无数伟大的领袖人物被杀，但极少在死前是受到嘲弄，吐唾沫，及殴打。我们就以一比十为此事发生的机率。至此，累进的机率为一比二十亿乘以两千四百亿。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七节预言耶稣不愿为自己辩护。我们曾否听过一名死刑犯不愿为自己辩护？我没听说过。以极为保守的态度估计，此事发生的机率为一比一百。累进机率截至目前为止是一比两千亿乘以两千四百亿。

根据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十二节，弥赛亚将会与一般的罪犯同遭处决，这是对救赎主的极大侮蔑。在你的印象中有无任何著名的领袖像普通小偷或盗贼一般的被判刑或处决？我们可将此事发生的机率定为一比一百。累进机率到目前为止是一比两千亿乘以二十四兆。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九节预言弥赛亚将会被埋葬于一位财主的坟墓。耶稣的门徒马太证实耶稣的尸体是被安放在一位名为约瑟（Joseph of Arimathea）的财主所拥有（请人事先盖好）的坟墓中。事实上，耶稣的尸体是由这位约瑟亲手葬在这坟墓里的。以如此不光彩甚至可谓羞耻的方式死去，但却被葬在一位犹太财主坟

墓中的机率有多少呢？这件事的确可被视为是基督来临的凭证，因此我们将以一比一百的机率计算。直至目前，累进的机率是一比二十兆乘二十四兆。

先知撒迦利亚（Zechariah，公元前五百二十年左右）预言弥赛亚将会骑着一匹驹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或许有人会想，一位伟大的领袖应该骑乘一匹精神抖擞的高大种马，而非一匹小驴子！保守估计，此事的机率可为一比五十。累进机率则为一比五十乘以二十兆再乘以二十四兆。

撒迦利亚也预言弥赛亚将会被人以三十块银子出卖，这三十块银子最后被用来购买一个窑场，作为贫穷外邦人的墓地（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此事的机率（极保守的估计）可为一比一万。而累进的机率则为一比五十万乘以二十兆再乘以二十四兆。

撒迦利亚又预言弥赛亚在被钉十字架的同时也会被扎（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根据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四节，一名罗马士兵拿枪（矛）扎耶稣的肋旁确定祂已死亡。耶稣在罗马人预期的时间之前便已死亡（罗马人因而未打断祂的腿，只打断祂两旁罪犯的腿）；因此罗马人仅以枪扎祂，确定祂不是晕死或诈死。有多少在十字架上看似死亡的人会受到枪扎以确认其死亡？无疑，非常少。因此我们可将被扎的机率订为一比一百。到此为止，累进的机率为一比五千万乘以二十兆再乘以二十四兆。亦即一比二十四乘以十的三十三次方！

这十七项预言全部实现的机率，就等于一位蒙住眼睛的太空旅行者，在布满了沙子的银河系中（假设）选中了惟一粒着了色的沙子。你会根据这样的机率签下你的赌注吗？上述的预言分析（摘自格兰特·杰弗瑞(Grant Jeffery)的名著*上帝的签名(The Signature of God)*¹）仅使用四十八项弥赛亚预言当中的十七项；此外在旧约圣经当中还有其它数百项较不明确或不明显的预言。

然而我们如何得知这些预言不是在耶稣复活之后被人修改，以符合祂在世之时的行迹？死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在一九四〇年代被人发现；旧约所有的书卷（除以斯帖记之外）均被誊写在这些书卷上²。语言及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及犹太历史学家均同意这些书卷绝大部份是在公元前两百五十年至公元前一百年间完成³（在基督之前）。古卷所誊写的旧约圣经与现代的旧约圣经几乎完全相同，仅有极少数因誊写错误而产生的差异。因此，旧约中的预言绝对不可能受到刻意的修改。此外，若这些「造反的」犹太基督徒为了圆谎而刻意篡改神圣的经文，其所造成的喧扰及骚乱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这种刻意的篡改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希腊七十士译本(The Septuagint)，即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色列之后不久便广为流行（在基督之前）。若要将篡改的部份删除，此译本也必须加以修正。在耶稣的时代，七十士译本早已流传于所有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地区；一个阴谋集团怎么可能在百姓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修改经文？这样的事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

既然旧约圣经中的预言历经数世纪而全无改变，我们就必须面对耶稣基督确实是弥赛亚的这项事实。许多当时的犹太人眼见这些抄写精确，无法篡改及伪造的弥赛亚预言在耶稣身上得到了实现；而当时的以色列也正期盼着他们的弥赛亚来临。先知但以理（Daniel，公元前五百五十年左右）预言弥赛亚将在耶路撒冷重建的命令发出之后（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五至二十七节）四百八十三年来临，并遭到杀害。（耶路撒冷在公元前六百年左右被巴比伦人所毁。）上帝让波斯人击败顽

强的巴比伦人；之后，波斯王古列(Cyrus)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并且正如所预料的，在四百八十三年后的公元三十二年，弥赛亚荣耀地骑着一匹驴驹进入耶路撒冷。

第二十四章 耶稣只是位智者及贤人

怀疑主义者认为耶稣是两千年前的一位智者，一位「开明」及道德高尚的夫子，而非道成肉身的神。对他们而言，祂只是一位满有慈爱并从事道德教导及高尚工作的人，与历史上诸多才华出众之士无异，如孔子，佛祖，亚理斯多德，柏拉图，穆罕默德等等；他们都只是人，而非完美、完全无罪的神人。对于怀疑论者而言，耶稣以及其它这些人都只是些非常好的人。

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将一个骗子，或是疯子，视为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导师？耶稣自称是神，并且宣称圣经中所有的历史记载，包括大洪水在内，全然无误。否定论者认为大洪水及许多旧约圣经中的记载皆为神话，因此他们断言耶稣只是个说谎者或是个胡言乱语的疯子，而非一位智者及贤人。一位「贤人」是不会明目张胆的以神话为事实误导人民；如果祂并非刻意将「神话」当作事实，那祂必定是一个患有妄想症或精神疾病的人。因此说祂是位贤人只是一种推托或恭维。祂若不是个骗子，就是个疯子，或者就正如祂所言，是道成肉身的神，且现已复活。

在站岗的罗马士兵目睹下，封住耶稣坟墓的巨石被移开，并且耶稣的尸体也消失无踪。¹这种怠忽职守的情形必被罗马当局处以重刑，因此站岗的士兵绝无盗走耶稣尸体的理由及动机。

犹太人的领袖也无理由偷走祂的尸体，因为此举会引起众人认为祂已复活。这些领袖与罗马人同谋将耶稣杀害，因祂自称是神；一个假造的复活与他们所宣称耶稣不是神的说法明显产生冲突。

耶稣的门徒也没有偷走祂的尸体，因为除门徒约翰之外，所有的门徒都在日后因传讲耶稣复活之事而被杀。³他们何必为了一个谎言而舍命？他们为何要偷走祂的尸体，甘心冒险，受苦，甚至被杀，就只是为了宣讲一个假造的复活？

福音书(the Gospels)大约是在公元五十至八十年间写成。⁴（耶稣被钉于公元三十二年。）因此，当福音书开始流传之时，曾在耶路撒冷城中见过耶稣的人仍有不少还活在世上。其中没有任何人对有关耶稣的各项记载，言论，及神迹提出任何的质疑及反驳。圣经中记载，曾有数百人在耶路撒冷各处看见过耶稣复活后的身体。这项事实即使在福音书流传之后，也未曾受到耶稣时代任何人的质疑。可见福音书在历史上的正确性。

与耶稣同时的异教历史学家大流士曾写道，公元三十二年，耶路撒冷发生了一次日蚀。⁵（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天空变暗了大约有两个小时的时间。⁶）然而逾越节（the Passover，耶稣被钉之时）均是在满月，因此日蚀不可能在此时发生。（此外，日蚀持续时间仅为数分钟，而非三小时。）

许多犹太拉比（夫子）亦在塔木德经中提到耶稣曾行过许多惊人的神迹，但却是透过撒但的力量。然而耶路撒冷城中也有数千人认为耶稣的神迹及教训是来自上帝，并知道祂已从死里复活，更相信祂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请参阅第二十三章）要来的那位弥赛亚。⁸

罗马历史学家斯托尼伍斯(Suetonius)在其著作《革老丢传(Life of Claudius)》中写道，「由于犹太人受到克利斯图斯(Chrestus，基督)的教唆而不断闹事，革老丢便将他们逐出罗马」。他也在《尼禄传(Life of Nero)》中写道，「基督徒这群新兴邪教的追随者，已受到了严厉的惩罚」。⁹

另外一位罗马历史学家克尼鲁斯·塔西图斯(Cornelius Tacitus)在其著作「编年史」(Annals)中提道，尼禄将罗马的大火（公元六十四年）归咎于基督徒：「尼禄」强加罪名并施予极为严厉的刑罚给一群被大众所痛恨，并称其为基督徒的激进团体。提庇留(Tiberius)在位之时，克利斯图斯（基督）在「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us)手中遭到最严厉的酷刑，但在此之后，这个暂时被压制住的迷信，再一次的在这邪教的发源地犹太(Judea)，及（罗马）城里爆发。¹⁰

塔西图斯言下之意似乎是指在耶稣死后，这「极端的迷信」，「在短时间内再度爆发」。耶稣的跟从者在耶稣死后变得十分沮丧；他们认为一切都完了。但当耶稣被钉死三天之后竟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并和他们说话，他们便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激励并开始传扬基督复活的好消息。

这些罗马历史学家是以敌对的态度见证耶稣的生，死，及其跟从者的快速增长。他们仇视耶稣及其跟从者，视之为罗马霸权的威胁及主要敌人，必须严加监视及观察。罗马人及许多犹太人无疑想尽快找个理由解释耶稣尸体从坟墓里奇迹般消失之事。然而，如前所述，任何人都没有偷走耶稣尸体的理由及动机。

耶稣是个骗子，疯子，或是神的化身？答案必为其一。怀疑论者认为耶稣只是个贤人，但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因为祂告诉世人挪亚的大洪水是个世界性的灾难，这与「优秀的」现代科学正相冲突。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六至二十七节）。

上帝毁灭所多玛及蛾摩拉，是另一项被「有知识的」现代人认为是神话的历史事件。因此，任何宣称所多玛及蛾摩拉是真实事件的人，若不是骗子便是疯子。然而耶稣说：

「又好像罗得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得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八至三十节）

绝大部份的人仍不知古代文字记录（以伯拉泥板(Ebla Tablets)）⁸的发现，已证实这些古代都市的确曾经存在于世。¹¹

贤人或好人不会刻意的宣扬谎言，只有骗子及傻子才会这么做。因此，耶稣不只是个智者及贤人；他也是个骗子，疯子，及神的化身。然而，根据以上的各项证据，正确的答案应该不难找到。

第二十五章 圣经现已无预测未来的能力

我们已见到旧约圣经在耶稣来到世上的数百年前，即以相当详细的内容不可思议地描述了祂的事迹及行谊。此外，我们也见到福音书对耶稣生涯的记载并未受到当时人们的质疑及挑战；因此祂应该不会犯错。耶稣曾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家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七至三十九节）。

挪亚对当时人们的败坏及不义提出了警告，但他们并没有悔改，因而遭到了毁灭。但是这个世界不会再被洪水所灭，因为上帝已经以彩虹为记与地立约（创世记第九章第十三节）。至于未来对邪恶及不义的惩罚，已详细的记载在启示录之中。

先知们曾对耶稣作出精确的预言，然而耶稣能否也预言未来呢？祂预见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并指出圣殿没有一块石头能留下不被拆毁。¹ 公元七十年，罗马人毁灭耶路撒冷，同时也将圣殿焚毁。圣殿的金饰在大火中熔化并滴到石缝之中，罗马人为拿到金子，将所有的石块翻起。² 预言实现。

有关圣殿的被毁，耶稣如此预言道，「看哪，你们的家（圣殿）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³ 弥赛亚指出，当未来人类的行为如同「挪亚的日子」一般，在主的面前公然违抗之时，**哈米吉多顿大战(the battle of Armageddon)**便会爆发，基督也会以弥赛亚的身份再次降临并受到世人的称颂。耶稣也提到当耶路撒冷被毁及犹太人大迁移（**Diaspora**，犹太人的全球性迁移）之后，犹太人将在圣地再一次的团聚。⁴ 现代的以色列国成立于公元一九四八年。有多少国家能在毁灭数千年之后，以相同的国名重建？现代以色列国建立的可能性或机率，就如同建立一个现代的腓尼基或是色雷斯(**Thrace**)一般。

历代的犹太人，不论是在弥赛亚来临之前或之后，均以族内通婚为主；因此，在耶路撒冷被毁数世纪之后，犹太人也没有完全融入他们所寄居的异族社会，或被其同化。正因如此，他们仍保有他们的「以色列本质」(**Israeli-ness**)。在今天，有谁会说，「我是腓尼基人！」或「我是色雷斯人！」如果还有，必为少数。然而以色列人却回到了圣地，正如耶稣的预言。

上帝称圣地为以色列，但今天却有许多人坚持要将它命名为非利士（**the Philistines**，含及麦西的后代，早已被以色列所击溃）。公元前一千三百年至公元前六百年间，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主要敌人。⁶ 大卫所杀的巨人歌利亚(**Goliath**)便是非利士人。大卫征服了他们，他们也因此在历史上消失。然而在公元前三百三十年左右，圣地的新征服者希腊人无礼的将圣地改名为「巴勒斯坦」(**Palestine**)⁷，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被征服且已不复存在的非利士国的回忆。希腊人对于传统人名及地名的鄙视，以及任意更改名称的行径早已恶名昭彰，他们如此做是为了混淆敌对国家的历史传承。⁸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有意无意的称圣地为巴勒斯坦（非利士），以嘲讽上帝的计划。

犹太人历经数世纪仍保有其家系及文化的完整性，原因是他们相信弥赛亚必将降临（事实上是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历世历代彼此提醒，「明年在耶路撒

冷...」。当公元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人成功地守住耶路撒冷，这个「明年」终于来到。犹太人始终相信上帝会再次招聚他们回到圣地，正如旧约圣经中以赛亚的预言：「他（上帝）必向列国竖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⁹ 犹太人始终知道他们属于以色列这块土地，而他们现在也在这块土地上生根立足。

耶稣预言祂的福音将会传遍世界，之后世界末日便会到来。¹⁰ 当时为数仅数百位的跟随者在听到祂的信息将传遍世上所有国家时，一定感到相当的震惊及讶异。「强大的罗马」一向是冷血无情地消灭其霸权的反对者，因此将福音及「上帝的国度」传遍世界实在是件无法想象的事。正如所料，罗马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基督徒，然而却因此点燃了信徒们向世界广传福音的火焰。

今天，耶稣基督的福音透过传教士，卫星，电视与收音机，以及「一对一」的传道，几乎传遍了世上所有的国家。正如祂的预言，福音很快便会传遍世界。基督的门徒约翰（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七至十二节）曾受启示写道，有两个见证人在耶路撒冷传道，施行神迹，并被杀；他们的尸体躺在大街上被人观看三天半，之后二人复活并升到天上。

根据这项预言，全世界将会看到两具尸体躺在大街上。「全世界将会看到？」罗马时代的人必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喔，但这门徒显然知道未来必有令人惊异的事物，能让全世界看到他们的尸体（电视）！一个罗马时代的凡人能预见未来的科技能力，这实在令人百思不解。约翰在公元八十年左右写下了启示录，但他却见到了一个超自然的异象，预见了两千年后人类所拥有的科技。只有全能的神能给予这样的启示。

耶稣在两千年前降世，亚伯拉罕比耶稣早了两千年，而亚当及夏娃又比亚伯拉罕早了两千年；总共是六千年。上帝说，「祂看千年如一日」。¹¹ 既然祂在六日之中创造了万物，第七日安息，是否万物也同样会在六千年后安息？耶稣曾提到在哈米吉多顿之后，祂将在世上作王一千年¹²，届时「绵羊与狮子同卧，刀将打成犁头」。¹³ 在人类统治六千年之后（多半是在撒但及其爪牙的操纵下），世界将休息一千年；似乎我们已离耶稣在世上作王的时候不远了。

旧约圣经（以西结书三十八，三十九章）预言以色列将受到周围许多国家的攻击。但这些国家将会奇迹似的被以色列所击溃，并留下一个需要七年时间才能清除干净的可怕战场。在这因上帝协助而获得的大胜利之后，敌基督者随即出现，并向世人允诺和平及带来假宗教。他将掌权七年，直到全世界在哈米吉多顿大战中对抗以色列；然而耶稣基督将打败世上的军队，并作王一千年。在这七年「磨难日子」中的某时刻，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将会「被提」(be raptured)—在「眨眼之间」，他们将被改变（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二节）。

当敌基督者掌权之后，以色列人明白他们过去的大胜利是来自上帝的协助（正如两千五百年前之预言），他们便重建圣殿，并重新向上帝(Elohim)的献祭（请参阅第二十二章）。敌基督者将在七年的前三年半容许犹太人献祭，但之后他将占领并控制圣殿，停止献祭，并在撒但的怒气中统治剩余的三年半，¹⁴ 然而在哈米吉多顿大战中，「女人的后裔（耶稣）」将结束所有撒但对世界的影响。（在耶稣作王一千年之后，撒但会被容许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做一些他想做的事。之后，

撒但及其跟随者将被扔进硫磺的火湖中直到永远，上帝亦将焚毁这世界，并另造一个新天新地，使祂的跟从者能与祂同住。¹⁵）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大洪水后四百年左右），世上所有的国家会透过他的后裔得到祝福：耶稣便是这位后裔。犹太人知道弥赛亚将会来临，但其中绝大部分不知道祂将会再临。当他们重建圣殿并开始向上帝献上羔羊之时，大部份的人并不知道耶稣，上帝的羔羊，是他们获得重大军事胜利的原因（以西结的预言），并且祂很快的会再次降临，带领他们统管世界。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遍传世界的福音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实现；也就是透过他的后裔，使世上所有的国家受到祝福。

历代以来，许多犹太人相信了耶稣，但其它大部份的犹太人并未如此。上帝使他们属灵的眼睛昏蒙，让外邦国家能得到祝福。¹⁶ 外邦人的时间已所剩无几，在可见的未来，上帝将更积极的协助以色列，击败敌基督者。

耶稣正确的预言了圣殿的被毁及以色列国不可思议的重建；因此，我们是否应该留心这位最伟大的先知，以及其它众先知所说的话呢？他们从未犯过任何错误，你怎能不重视或不相信圣经中的这些预言呢？我们的未来明确的展现在圣经的章节之中，但谁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去留心这些话语呢？

后记

人类绝不可能创造一位能审判他们并将他们永远毁灭的上帝(Elohim)。一个人何必去想象一位对人类，甚至包括他自己在内，施行严厉及最后审判上帝？一位审判不义的公义上帝，对于我们中间明白自身瑕疵及缺失的人而言，实在是个相当令人感到不安及害怕的概念。

人类比较喜欢的宗教是一个没有造物者，也无需向祂响应及负责的宗教；以及一个相信人类是由太古混沌液体中随机进化而出，并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宗教。撒但及其随从也让这些人认为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及认知是正确的，且能自由自在的做任何事而不怕受到责罚。

很奇怪的，撒但大概也认为自己不是个受造物；否则他何必反抗一位万有的最高创造者，并遭致这必然的失败？是否撒但认为他和上帝都是由这太初的液体进化而来，因此他们是类似的存有物？或许撒但不相信他和上帝所「进化」而出的诸水，其实正是上帝所造（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至第二节）。地球年老进化论无疑是上帝的敌人所使用的工具及诡计，使人类相信圣经只是神话，并认为一位公义上帝的概念是毫无根据且极为不科学的。

这场战争自伊甸园开始便在人类的心思意念中展开。撒但希望能吸引最多的人到他的国度，因此他箝恚我们接受一些错误的信念，像是所有生命（包括他及上帝在内）都是由太初混沌液体中进化而来，并以此指控上帝为说谎者或骗子。撒但说，「上帝，我，和你们都是进化而来，所以我们都是神；你们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我们堕落的本质非常喜爱这样的声音：「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不会受到审判」。然而，你的良心会告诉你，撒但是个说谎者。你可能因此会问道，「我该如何响应这内心良知的觉醒呢」？

压倒性的证据显示，整本圣经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你没有任何借口。福音现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广传，成千上万的人以简单但诚恳的心求告耶稣饶恕他们的罪并协助他们，他们便因此得到拯救，脱离那最后的审判。这样美好的事现在就可能发生在你身上。我真是为此衷心祈求，因为当你知道自己将永远成为全能上帝的儿女时，这从救恩而来的释放与平安真是笔墨所难以形容。希望你今天就能从和平之子手中得到这白白赐下的救赎恩典。我们不知明日将如何，但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

注释

第一章

1. Bill Copper, *After The Flood* (West Sussex, England: New Wine Press, 1995), 131.
2. Ibid., 133.
3. Ibid., 141.
4. Ibid., 133.
5. “The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by Philostratus,”
<http://www.magna.com.au/~prfbrown/atyana25.html>
6. Ibid.
7. Pliny the Elder, *Naturalis Historia*, Eighth Book, Chapters 11, 12.
8. “Dragons in History,” <http://www.genesispark.com/genpark/history/history.htm>
9. Perle S. Epstein, *Monsters: Their Histories, Homes, and Habits*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73), 43.
10. “African Pterodactyls,” M.D.W. Jeffreys,
<http://www.herper.com/AFpterodactyls.html>
11. Bill Johnson, “Thunderbirds: Did the American Indians See Winged Dinosaurs?”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4, no. 2, (2002): 28.
12. Duane T. Gish, *Dinosaurs by Design*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2), 16.
13. “Dragons in History”
14. Conrad Gesner, *Historia Animalium*, 1551-1587 A.D., 224.
15. “Evidence that Humans and Dinosaurs Lived at the Same Time,”
http://www.creationists.org/dinos_artifacts_and_art.html
16. “Ancient Rock is Still A Mystery,”
<http://www.desertusa.com/mag99/aug/stories/rocks.html>
17. Johnson, “Thunderbirds,” 29.
18. “A Living Dinosaur?,”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3, no.1, (2001): (back cover).
19. Timofey Alferov, “Dragons, Animals...Not Apparitions,”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2, no. 3 (2001):16.

第二章

1. Gerard Muyzer, *Geology*, vol. 20, Oct. 1992.
2. Ariel A. Roth, *Origins* (Hagerstown, Maryland: Review and Herald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98), 242.
3. Ibid., 243.
4. Carl Wieland, “Sensational Dinosaur Blood Report!,” *Creation Ex Nihilo*, vol. 19, no. 4, (1997): 42.
5. Philip J. Currie and Eva B. Koppelus, *101 Questions About Dinosaurs* (Mineola,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96), 12.

6. Buddy Davis, Mike Liston, and John Whitmore, *The Great Dinosaur Adventure*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8), 88. and M. Helder, "Fresh Dinosaur Bones Found,"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0, no. 4, (1992): 16.
7. Carl Wieland, "Dinosaur Bones, Just How Old Are They Really?,"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1, no. 1, (1999):55.

第三章

1. Ariel A. Roth, *Origins: Linking Science and Scripture* (Hagerstown, Maryland: Review and Herald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98), 218-219.
2. John D. Morris, *The Young Earth*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4), 100.
3. G.S. McLean, Roger Oaklans, and Larry McLean, *The Evidence For Creation* (Springdale, Pennsylvania: Whitaker House, 1989), 167.
4. Henry M. Morris, *Scientific Creationism*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9), 97-100.
5. Dennis Gordon Lindsay, *The Birth of Planet Earth and the Age of the Universe* (Dallas, Texas: Christ For The Nations, 1993), 18-20.
6. Alexnader V. Lalomov, "Fossil Reptiles on the Russian Platform," *Technical Journal (Answers in Genesis, Florence, Kentucky)*, vol. 15, no. 1, 6-7.
7. Morris, *The Young Earth*, 88-90.
8. Roth, *Origins*, 218.

第四章

1. John D. Morris, *The Young Earth*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9), 106-109.
2. *Ibid.*, 107.
3. Ariel A. Roth, *Origins: Linking Science and Scripture* (Hagerstown, Maryland: Review and Herald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98), 264.

第五章

1. Sir James Frazer, *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London, England: Macmillan and Company, 1918), 237.
2. Ariel A. Roth, *Origins: Linking Science and Scripture* (Hagerstown, Maryland: Review and Herald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98), 306.
3. Flood Stor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http://www.best.com/~atta/floods.htm>
4. *Ibid.*
5. *Ibid.*
6. *Ibid.*
7. *Ibid.*
8. *Ibid.*

9. Ibid.
10. Ibid.
11. Ibid.
12. Ibid.

第六章

1. G.S. McLean, Roger Oaklans, and Larry McLean, *The Evidence For Creation* (Springdale, Pennsylvania: Whitaker House, 1989), 33.
2. R. M. Kosanke, "Palynological Studies of the Coals of the Princess Reserve District in Northeastern Kentucky," U.S. Geological Survey Professional Paper, no. 839, (1973): 20.
3. Andrew Snelling, "Coal Beds and Noah's Flood," *Creation Ex Nihilo*, vol. 8, no., 3, (1986): 20-21.
4. Stuart E. Nevins, "The Origin of Coal," Impact Article No. 41,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El Cajon, California.
5. Andrew Snelling, "Stumping Old Age Dogma," *Creation Ex Nihilo*, vol. 8, no. 3, (1986): 20-21.
6. Paul Giem, "Carbon 14 Content of Fossil Carbon," Geo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Loma Linda, California, [http:// www.grisda.org/orginins/51006.htm](http://www.grisda.org/orginins/51006.htm)
7. N.A. Rupke, "Sedimentary Evidence For The Allochthonous Origin Of Stigmaria, Carboniferous, Nova Scotia,"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 vol. 80, (1969): 2109-2114.
8. Henry M. Morris, *Scientific Creationism*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8), 108.
9. Tas Walker, "Coal, Memorial to the Flood,"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3, no. 2, (2001): 26.
10. "Oil In Minutes," *Creation Ex Nihilo*, vol. 19, no. 3, (1997): 9.

第七章

1. John D. Morris, *The Young Earth*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9), 53.
2. "Dating Doubt,"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2, no. 2, (2000): 9.
3. Morris, *The Young Earth*, 53.
4. Keith Swenson, "Radio-Dating In Rubble,"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3, no. 3, (2001): 23-25.
5. John Woodmorappe, "Radiometric Geochronology Reappraised," *Creation Research Quarterly*, vol. 16, no. 2, (1979): 102-148.

第八章

1. Duane T. Gish, *Evolution: The Fossils Still Say No!* (El Cajon,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5), 41.
2. Lane Lester, "Genetics: No Friend of Evolution,"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0, no. 2, (1998): 22.
3. *Ibid.*, 22.
4. Paula Weston and Carl Wieland, "Bears Across the World,"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0, no. 4, (1998): 30.
5. Henry M. Morris, *Scientific Creationism*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8), 85.
6. D. Shu, et. Al. "Lower Cambrian Vertebrates From South China," *Nature* 402 (6765) (1999): 42-46.
7. Gish, *Evolution*, 53.
8. Michael and Richard L. Thompson, *Forbidden Archeology* (Los Angeles, California: Bhaktivedanta Book Publishing, Inc. 1996).
9. Henry M. Morris, *Scientific Creationism*, 89.
10. "Mass Extinction Doubts,"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4, no. 2, (2002): 8.

第九章

1. Russel Humphreys, "Evidence for a Young World," <http://www.rae.org/yworld.htm>
2. John Woodmorappe, *The Mythology of Modern Dating Methods* (El Cajon,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9), 54.
3. J.W. Holt and J.L. Kirschvink, The Upper Olduvai Geomagnetic Field Reversal from Death Valley, California: A Fold Test of Transitional Directions,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no. 133, (1995), 475-491.
4. John D. Morris, *The Young Earth*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9), 80.
5. *Ibid.*, 81.
6. "Noah's Ark – Where Did the Water Come From," <http://www.christiananswers.net/q-aig/aig-c010.htm>
7. C. Berlitz, *The Lost Ship of Noah* (London, England: W.H. Allen, 1987), 126.
8. *The Larouse Encyclopedia of Mythology* (London, England: Chancellor Press, 1996), 275-277.
9. Larry Vardiman, *Sea-Floor Sediment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El Cajon,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6), 12.

第十章

1. "The Grand Canyon," <http://www.webmecca.com/creation/articles/article36.htm>
2. "Halite the Mineral," http://www.desert.usa.com/mag99/jan/papr/geo_halite.html
3. "The Grand Canyon,"
4. *Ibid.*

5. Michael J. Oard, *An Ice Age Caused by the Genesis Flood* (El Cajon,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0), 78.
6. Ibid., 78.
7. Larry Vardiman, *Ice Core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El Cajon,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3), 28.
8. Oard, *An Ice Age Caused*, 78.
9. Robert Bedrosian, "Eastern Asia Minor and the Caucasus in Ancient Mythologies," <http://www.virtualscape.com/rbedrosian/mythint.htm>
10. Oard, *An Ice Age*, 78.
11. "Grand Canyon Legend," *Creation Ex Nihilo*, vol. 7, no. 4, (1985), 11.

第十一章

1. Michael J. Oard, *An Ice Age Caused by the Genesis Flood* (El Cajon,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0), 94.
2. Ibid., 80.
3. Ibid., 33.
4. Ibid., 98.
5. Larry Vardiman, *Ice Core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El Cajon,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3), 51.
6. S.L. Vartanyan, Kh.A.H. Arslanov, T.V. Tertychnaya, and S.B. Chernov, "Radiocarbon Dating Evidence for Mammoths on Wrangel Island, Arctic Ocean, Until 2000 B.C.," *Journal of Paleontology*, vol. 61, no. 6, (1986-87), 198-200.
7. Oard, *An Ice Age Caused*, 117.
8. "Strange Artifacts, Piri Reis Map," http://www.world-mysteries.com/sar_1.htm
9. Ibid.
10. John of Fordun, *The Scottichronicon* (Chronicle of the Scottish Nation), Chapter XII, <http://members.aol.com/lochlan2/fordun.htm>
11. Bill Cooper, *After The Flood* (West Sussex, England: New Wind Press, 1995), 251.
12. *The Venidad*, Chapter Three: Onslaught of the Evil One, <http://members.ozemail.com.au/~zarathus/chaptr3.html>
13. Henry M. Morris, *The Remarkable Record of Job*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s, 1996), 29-30.
14. Oard, *An Ice Age Caused*, 84.
15. Dan Vergano, "Sunken Cities Surface in Time," *USA Today*, 27 June 2001 (World Section), <http://usatoday.com/news/world/june01/2001-06-28-sunken-cities.htm>
16. Oard, *An Ice Age Caused*, 86.
17. Strange Artifacts.
18. Oard, *An Ice Age Caused*, 117.

第十二章

1. Michael J. Oard, *An Ice Age Caused by the Genesis Flood* (El Cajon,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0), 87.
2. G. Haynes, *Mammoths, Mastadonts and Elephants: Biology, Behavior and the Fossil Record*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8.
3. Oard, *An Ice Age Caused*, 87.
4. *Ibid.*, 88.
5. “Scientists Speak About Radiocarbon dating,”
http://www.pathlights.com/ce_encyclopedia/06dat5.htm
6. John D. Morris, *The Young Earth*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9), 65.
7. Henry M. Morris, *Scientific Creationism*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8), 161.
8. Morris, *The Young Earth*, 64, 82.
9. *Ibid.*, 82.
10. Science, 29 June 2001, 2443-2444, 2453-2458.
11. Jonathan Safarti, “Mammoth, Riddle of the Ice Age,”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2, no. 2, (2000), 14-15.

第十三章

1. Marvin L. Lubenow, *Bones of Contention*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s, 1994), 39.
2. David T. Moore, *Five Lies of the Century* (Wheaton, Illinois: Tyndale House, 1995), 139.
3. “Lucy Was a Knuckle-Walker,”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2, no. 3, (2000), 7.
4. Moore, *Five Lies*, 138.
5. *Ibid.*, 137.
6. Jack Cuozzo, *Buried Alive*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9), Chapter 27.
7. *The Works of Josephus*, translated by William Whiston (Peabody, Maryland: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6), 35.

第十四章

1. Ken Ham, Carl Wieland, and Don Batten, *One Blood*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2001), Chapter 10.
2. *Ibid.*, Chapter 9.
3. “Focus Articles,” *Creation Ex Nihilo*, vol. 18, no. 2, (1995-1996), 7-9.
4. Jack Cuozzo, *Buried Alive*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9), 251.
5. David T. Moore, *Five Lies of the Century* (Wheaton, Illinois: Tyndale House, 1995), 105.
6. Ken Ham, Carl Wieland, and Don Batten, *One Blood*, Chapter 2.
7. *Ibid.*, 67.
8. *Creation Ex Nihilo Technical Journal*, vol. 9, no. 2, (1995), 139-140.

9. Ibid.
10. Don Batten, "Ligers and Wolphins, What Next?,"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2, no. 3, (2000) 29.
11. Ibid., 31.
12. Ham, Wieland, and Batten, *One Blood*, 54.

第十五章

1. John Woodmorappe, *Noah's Ark: A Feasibility Study* (El Cajon,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6), 10.
2. Ibid., Chapter 3.
3. Larry Pierce, "The Largest Ships of Antiquity,"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2, no. 3, (2000), 46.
4. Woodmorappe, *Noah's Ark*, 49-50.
5. "Woo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in the Near East*, Eric M. Meyers, ed., (New Yo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47-349.
6. "The Working Celtic Cross," E.M. Crichton, http://www.world-mysteries.com/sar_5.htm
7. *The Works of Josephus*, translated by William Whiston (Peabody, Maryland: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6), 34.
8. "Measuring Noah's Ark," http://brians_annex_ii.tripod.com/noahsarkmeasured.html

第十六章

1. Marvin L. Lubenow, *Bones of Contention*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s, 1994), Chapter 12.
2. Henry M. Morris, *Scientific Creationism*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8), 175.
3. Michael J. Oard, *An Ice Age Caused by the Genesis Flood* (El Cajon,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0), 94.
4. Duane T. Gish, *Dinosaurs by Design*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6), 75.
5. Robert Bedrosian, "Eastern Asia Minor and the Caucasus in Ancient Mythologies," <http://rbedrosian.com/mythint.htm>
6. N. G. 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1967), 87.

第十七章

1. Russell Humphreys, *Starlight and Time*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2002).

2. Russell Humphreys, "A Young Earth Relativistic Cosmology," <http://www.pages.org/bcs/bcs051.html>
3. Humphreys, *Starlight*, 73.
4. Jonathan Safarti, "Exploding Stars Point to a Young Universe," *Creation Ex Nihilo*, vol. 9, no. 3, (1997), 46-48.
5. Danny Faulkner, "Comets and the Age of the Solar System," *Creation Ex Nihilo Technical Journal*, vol. 11, no. 3, (1997), 264-273.
6. Jonathan Safarti, "The Sun-Our Special Star,"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2, no. 1 (1999), 27-30.
7. "Leap Seconds," <http://tycho.usno.navy.mil/leapsec.html>
8. Danny Faulkner, "Comets and the Age of the Solar System," *Creation Ex Nihilo Technical Journal*, vol. 11, no. 3 (1997), 264-273.

第十八章

1. Tom Van Flandern, *Dark Matter Missing Planets and New Comets* (Berkley, California: North Atlantic Books, 1993), 235.
2. "The Mazzaroth or Zodiac," <http://www.tckillian.com/greg/mazzaroth.html>
3. Enuma Elish, The Babylonian Creation Epic, Tablet IV, <http://www.piney.com/Enuma4.html>
4. Van Flandern, *Dark Matter*, 161.
5. *Ibid.*, 222-225.
6. D.S. Allan and J.B. Delair, "When the Earth Nearly Died," <http://dialspace.dial.pipex.com/town/parade/henryr/scispi/atlantic/.htm>

第十九章

1. John D. Morris, *The Young Earth*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9), 87.
2. Henry M. Morris, *Scientific Creationism*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8), 154.
3. Morris, *The Young Earth*, 83.
4. *Ibid.*, 75.
5. Andrew Snelling, "Coal Beds and Noah's Flood," *Creation Ex Nihilo*, vol. 8, no. 3, 20-21.
6. *Ibid.*
7. Dave Phillips, "Neanderthals Are Still Human," *Impact* article no. 323,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El Cajon, California), <http://www.icr.org/pubs/imp/imp-323.htm>
8.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Sydney, Australia, 21 Feb. 1996, p. 9.
9. Morris, *Scientific Creationism*, 175.

第二十章

1. James H. Breasted, *A History of Egypt*, 2nd edition, 23.
2. Sir Alan Gardner, *Egypt of the Pharaohs* (New Yo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53.
3. P. John Crowe, "The Revision of Ancient History – A Perspective," section 2.4., <http://www.knowledge.co.uk/sis/ancient.htm>
4. Ibid.
5. Robert Schoch, "Re-dating the Great Sphinx," http://www.antiquityofman.com/Schock_redating.html
6. Duane T. Gish, *Dinosaurs by Design*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6), 74.
7. "Ancient Eclipses," The History Net, <http://ancienthistory.about.com/library/weekly/aa080399.htm>
8. Willaim Loftus,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Chaldea and Sinai* (London, England: James Nisber, 1857), 29.
9. "The Confusion of the Languages," <http://www.varchive.org/itb/confus.htm>
10. Larry Pierce, "In the Days of Peleg," *Creation Ex Nihilo*, vol. 22, no. 1 (2000), 46.
11. Ibid., 47.
12. Ibid.
13. Bill Cooper, *After The Flood* (West Sussex, England: New Wine Press, 1995), 81.
14. Ibid., 104.
15. Ibid., 84.
16. Ibid., 94-95.
17. Ibid., 84.
18. Ibid., 105
19. Ibid., 46-55.
20. Ibid., 244.
21. *The Works of Josephus*, translated by William Whiston (Peabody, Maryland: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6), 35.

第二十一章

1. Marvin Lubenow, *Bones of Contention*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s, 1994), 220.
2. Ibid., 214.
3. Ibid., 217.
4. Ibid., 216.
5. Ibid., 221.
6. *The Works of Josephus*, translated by William Whiston (Peabody, Maryland: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6), 35.
7. Grant Jeffery, *The Signature of God* (Nashville, Tennessee: Work Publishing, 1998), 40.
8. "The Exodus," <http://www.countrylife.org/hero.htm>
9. Jeffery, *The Signature of God*, 39.

10. Rabbi Yokov Kleiman, "The Cohanim/DNA Connection," http://www.aish.com/societywork/sciencenature/The_Cohanim_-_DNA_Connection.asp
11. Jeffrey, *The Signature of God*, 34.
12. *The Works of Ohsephus*, 38.
13. Randall Price, *The Stones Cry Out* (Eugene, Oregon: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1997), 98.
14. Ibid., Chapter 8.
15. Ibid., Chapter 6.
16. Ibid., 82.

第二十二章

1. C. H. Kang and Ethel R. Nelson, *The Discovery of Genesis* (St. Louis, Missouri: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9), 95.
2. Ibid., 98.
3. Ibid., 98.
4. Ethel R. Nelson, Richard E. Broadberry, and Ginger Tong Chock, *God's Promise to the Chinese* (Dunlap, Tennessee: Read Books Publishers, 1997), 18.
5. Ibid., 27.
6. Ibid., 21.
7. Ibid., 109.
8. Ibid., 30.
9. Ibid., 58.
10. Ibid., 61.
11. Ibid., 99.
12. Ibid., 69.
13. Ibid.
14. Ibid., 9.
15. Ibid., 65.
16. Don Richardson, *Eternity In Their Hearts* (Ventura, California: Regal Books, 1984), 128.
17. Ibid., 51.
18. Ibid., 8.
19. Ibid., 8.
20. Richardson, *Eternity*, 67.

第二十三章

1. Grant Jeffery, *The Signature of God* (Nashville, Tennessee: Work Publishing, 1998), 209-228.
2. Randall Price, *Secrets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Eugene, Oregon: Harvest House, 1996), 76.
3. Ibid., 80.

第二十四章

1. Mathew 28:4.
2. James Orr,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London, England: Hodder and Stoughton, 1909), 160.
3. Grant Jeffery, *The Signature of God* (Nashville, Tennessee: Work Publishing, 1998), 336-339.
4. *Ibid.*, 99-100.
5. *Ibid.*, 110.
6. Luke 23: 44-45.
7. Josh McDowell,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Nashville, Tennessee: Thomas Nelson, 1979), 86.
8. Acts 21:20.
9. "Historical Sources on Jesus," <http://www.btinternet.com/~nbch/sources.html>
10. *Ibid.*
11. Randall Price, *The Stones Cry Out* (Eugene, Oregon: Harvest House, 1997), 85.

第二十五章

1. Mathew 24:2.
2. Lambert Dolph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econd Temple," <http://www.ldolphin.org/destruct2.html>
3. Luke 13:35.
4. Isaiah 11:11-12.
5. Genesis 10:14.
6. Randall Price, *The Stones Cry Out* (Eugene, Oregon: Harvest House, 1997), 222-227.
7. *The Works of Josephus*, translated by William Whiston (Peabody, Maryland: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6), 36.
8. *Ibid.*, 35.
9. Isaiah 11:11-12.
10. Mathew 24:14.
11. II peter 3:8.
12. Revelation 20:6.
13. Isaiah 2:4.
14. Revelation 13:5-7.
15. Revelation 21:1-2.
16. Romans 11:7-8.

致谢

七〇年代中期，我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所受到的地球科学训练可谓相当的广博及完备；然而，受教的内容及搜集到的资料却都局限于年老地球论的世界观（信仰）之中。

大概在公元一九八五年左右，我发现了亨利·摩里斯博士(Dr. Henry M. Morris)的巨著，*创世记的大洪水(The Genesis Flood)*，这本书开了我的眼界，使我明白圣经历史及「科学」之间其实并无「矛盾」。我在地质学上所学习及获得的证据，现已在逻辑上与圣经历史完全契合！

摩里斯博士在加州艾尔卡宏(El Cajon, California)成立了创世研究协会(The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多年来，该协会已对我们所处的世界提出了相当多精辟的科学性分析。此外，我也相当感谢肯恩·韩姆(Ken Ham)以及位于肯塔基州佛罗伦斯(Florence, Kentucky)的创世记答案协会(Answers In Genesis)。这些机构均有极高的学术忠诚度，并且是科学及神学资料上的绝佳来源。

最后（当然不是最少）我要向家父列斯·宁休斯博士(Dr. Les Nienhuis)以及家母艾弗琳(Evelyn)（瑞瑟尔 Rayzor）致上最高的谢意。他们透过每一件事表达对我的爱，并在我的人生奋斗过程中给予我最大的鼓励。

www.GenesisVeracity.com

*年迈的地球？所言差矣！*一书在大量的证据当中为您截取其中最精要者，以左证圣经这本人类有史以来惟一完全无误的历史书。长久以来，主流科学以其极为有限的地球年老进化论证据蒙骗大众（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且刻意忽视有关圣经历史的压倒性实证资料。

穴居人，恐龙，化石的形成，宇宙的许多现象，冰河时期，以及历代的人口统计等资料及证据均明显支持创世记中所记载的各项历史事件。圣经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曾被证明为误，而本书更以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人类学，及文学上的各种证据，详细的为您解析圣经为何绝不出错。

潮流将再次回转到以往对地球及人类历史的传统认知；我们将明白地球及宇宙仅有数千年的历史；这世界曾有一次普世性的大洪水；冰河时期实与人类文化并存；以及明了这一切都必定是来自于一位造物者。请开卷，看看这些证据是如何美妙的与圣经中上帝对人类起源的描述交相契合。